

太原府志卷之

藝文

典丘之奧妙神睿而為言學士童而習之矣
 董狐以降非經世之章焉得不朽先士茂製
 托意于上德玄珠金板玉諫之載天言規后
 諷時之關世教雖異體分鑣皆可砥習鑄猷
 嗣后風雲草木之篇星稠綺合之麗駢識懷
 敝帚為南金俗學珍海棗為淵玉譬如蜃氣
 之樓臺徒結片時之觀美按部就班每嘆灰
 塵之易詬爰自孫氏祖孫而下綜古文之駿
 烈採今詞之清芬僅取其關晉事裨風教者
 餘姑舍是若謂巧心濬而拙目岷之其何辭
 之有

制書

漢武帝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夷狄無義所從來

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
 之方入將吏新會上未輯代郡將軍赦鴈
 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
 而北小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
 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
 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將者

並行非正義厥之路無繇其赦鴈門欲郡軍耻士改
行復奉正義厥之路無繇其赦鴈門害代郡軍耻士改
不復法者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邊境殺吏甚苦

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全之道也今將
軍材官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全之天誅也今將
乃有畔背之名大信約不明也朕昔不閑習之
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昔不閑習之
書言羌虜依深山徑道不軍事部署已定勢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道不軍事部署已定勢遮
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自
守故發近所騎日非為擊也今發三輔自
河東弘農越騎急遣且兵凶器必有林孤兒及
呼策不預將方敵不審也復遣奮武將
患策不預將方敵不審也復遣奮武將
兵法曰大將出必不偏裨所復以揚威武武參軍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

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
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
則有司農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
羌虜

唐太宗晉祠銘并敘

夫興邦建國寔資懿親之攸作

居非親無以隆基非道德無以啓化是知功侔
分陝奕業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
在惟神誕靈周室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
璇極經仁緯義履順貞揭日月以爲躬麗
高明之質括滄溟而爲量鼎弘潤之資德乃
民宗望惟國範故能協隆鼎祚贊潤之資德乃
基光啓維城開一匡之霸業既而古之德乃
舟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風未泯世移于
祀而遺烈猶存玄化曠而名神理如顯如靡
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如靡
晦臨汾川而陋玉樓千仞以崐閬之金闕九落
鄙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以崐閬之金闕九落

月低於桂筵流星起於珠樹若崇山巨鎮參墟襟帶邊方標臨朔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天輝孤巖無機而松蘿曳峰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今之風色露霜絳影重豁昏碧霧紫煙鬱古和風溽露是生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霓裳不蓋息焉油雲膏雨斯起其剛節也則萬物不其形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萬物不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也則萬物不其形資四方而靡窮故以衆美也則萬物不其形如羅浮之島嶺無南遷舞之陽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無常舞之陽山移基北轉標奇託神威而清英以飛泉涌砌激石以湍縈氛霧而終有俊之貞操住方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自注盈陰澗懷冰春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澗懷冰春無冬鏡之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流可碧海豈瀑布之能擬至如涇渭歲歲同流碧海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黃河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莫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為珍仰神居之壇衢玉帛豐其連箱于是廟朱輪華轂接軫于彌高昭晰神望之逾闕網緼靈氣仰而于爽于鎬銖感應明徵有于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為馨惟德是逾豈筐篚之為惠昔有昏季之綱崩淪四海于騰波三期光戢耀先皇千齡之徽號膺八騰先期用竭誠心以皇嘉福爰初號膺八騰神祠舉風電以長驅籠天池而一戎發定六合為家雖膺錄受圖彰于天而戎發洪業寔賴神功故塵茫資頃必俟雲雨之澤嵬嵬五岳必延塵壤之資雖九歲登年由乎播種千尋日本藉崇基然而雨不憂雲則有炎枯之害非塵壤則有傾覆之憂雖立資本于然亦成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

志巡	山集	麗水	德于	此清	闕括	于六	朝雲	云赫	啓慶	屏維	是輔	流洪	雲掛	芳夏	分庭	平翻	既瞻	歟勝	可極	代千
若往	此乃	之金	無窮	塵使	九幽	幽令	陳蒼	赫宗	留名	維寧	惟賢	恩遐	仙冠	蘭代	非撓	霞散	瞻清	地偉	神威	齡芳
夫跡	庸鄱	勒芳	召彼	地祗	仙而	令警	之祠	周明	剪桐	寧邦	賢是	振沉	霧筵	移神	可濁	錦倒	潔載	哉靈	靡墜	猷永
洪恩	是二	猷是	雨師	仰德	警于	于衛	虛傳	明哲	頌土	家攸	順不	沉罰	碧霞	地古	非澄	日澄	想貞	異日	萬嗣	
臨汾	連城	于恐	弘不	于金	千載	擁百	夜影	輔誕	逸翮	傳暉	而威	廟肅	帳晨	林殘	自清	水開	茲塵	窮英		
水而	三濯	非明	朽盡	門惠	豈神	以若	式刊	靈降	孤映	帛降	不而	肅言	丹晨	泉殘	地斜	一鏡	瑋瑩	聲不		
五幣	仰雲	神所	荆山	澤命	前山	高前	唐芳	德刊	清映	臨清	而信	壇而	戶花	涌泉	文斜	鏡文	此瑩	不瑩		
靈壇	雲委	欲正	之玉	斯風	靈受	唐之	烈乃	承烈	颺自	汾自	惟舉	松玄	低羽	花冬	直潤	風激	心靈	匱天		
而齋	珍而	當竭	鑄美	伯楊	化于	廟空	乃作	文繼	自武	晉繼	惟武	惟德	羽化	桂蓋	曲流	千聲	地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

國朝太祖高皇帝改正嶽瀆城隍號詔

詔曰：自古

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典以正永惟爲治之要道必本于禮考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關以至於今英靈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于幽微測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帝莫此爲甚豈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名分亦當差爲至如禮臣以明神人正名分可當禮臣之禮所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命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

一 體 改 正 歷 代 忠 臣 烈 士 亦 依 當 時 初 封 善
以 實 號 後 世 溢 美 之 稱 皆 與 革 去 其 孔 子 善
明 先 王 之 要 道 為 天 下 所 封 以 爵 宜 仍 其 舊 有
功 于 一 方 之 際 名 正 言 順 有 禮 樂 幽 則 有 稱 鬼
庶 幾 神 人 之 意 於 戲 明 則 有 禮 樂 幽 則 有 稱 鬼
以 禮 祀 神 之 意 於 戲 明 則 有 禮 樂 幽 則 有 稱 鬼
神 其 禮 既 同 其 分 當 正
故 茲 詔 示 咸 使 聞 知 正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稅糧詔

朕本淮古布衣

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祐西
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
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千海悉皆戡定重
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
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
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
之民歡然來迎饋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
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其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

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
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
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觸免近者平民被兵殘
冀土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平民被兵殘
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
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
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故茲詔示
想宜加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

山西陝右地居

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面號召萬邦頃
因元主中華夏民無的聖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
未九年復我其中間西繼征我聖人之位建都
今九年矣其中間西繼征我聖人之位建都
仗民人備之其外有甚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
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至平定以來民勞未息
今者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於今
年三月二十二日勅中書度平之福朕於今

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
以醒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
如令則風雨乃時惟
爾臣民想宜知悉

章疏

晉孫楚代石苞與吳王孫皓書

蓋見幾而不作周

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
也是敵許鄭以啣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載籍既崇飾浮辭苟以夸又大著其名更不復告
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又大著其名更不復告
之實終桓靈失德災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數將終桓靈失德災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
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州靈符天命既集遂
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

猶存世載淑美重光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
天擁帶燕胡憑陵險遠乘滄海交酬貨賄葛貢
裔傲帝命外通南國浮滄海交酬貨賄葛貢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浮滄海交酬貨賄葛貢
越布于朔土貂馬折于吳會以控弦十萬
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轆轤沙
漢南面稱王宣鼓薄伐而元長折師於遼陽
而城池不守枹鼓薄伐而元長折師於遼陽
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九散野安其居衆庶
悅服殊俗欵附自茲以降九散野安其居衆庶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之先祖應化而楚
魏魏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
遭時擾攘潛播江劉五震懼亦逃巴岷氣遂
因山陵積石固三合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從東之西勢可與太山
動距捍中自謂三鼎足之勢可與太山
共相終始也國晉王輔無窮獨見之武桓與
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武桓與

衆授絕偏慮主上欽明下用以萬
威奮遠深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明委力
阻并敵一劍閣則姜維面縛
潰曜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
十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
闕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
亡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
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
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
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
有興亡則武臣美非其地也
義盈朝武則臣美非其地也
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伐
木濟决河洛則百川流通樓
望自剗水已來舟車之用未
者也驍勇百畜待役猶不再
師也然主相眷未便電發者
猶以爲愛人治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

國道家所尚崇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
大信喻以有崇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
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
慕南越嬰齊人藩北顯臣伏聽告策則世
祚江表永爲魏命然後謀雲合今麾從風
雍梁二州順流而東徐戰列江陵西荆
揚兗豫爭驅入衝正東甲卒武士步而
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其日會旗流
游躍路歌吹盈耳士奔邁其會如林煙塵
俱起震天駭地渴淪覆之取戒萬世引南
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之取戒萬世引南
良助寒心夫療膏盲疾者必進苦口之藥
决狐疑之慮亦告逆耳之言如猶之迷
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

上晉哀帝遷都疏

便伏當躬率三大軍討除二桓寇蕩表

條河渭於清麗土舊正京後於神旂極舒朝服之濟江
反皇居於中麗土舊正京後於神旂極舒朝服之濟江
圖千載之興莫不藉地利人所懷以竊建未安以爲
帝王之暴因而不撫之懷不建淪胥秦道遂
以義平交侵神州絕網土崩之誠由道喪
令胡戎亦蕩以地不時橫流百郡有千城曾無完郭
然中夏亦蕩以地不時橫流百郡有千城曾無完郭
者何哉亦蕩以地不時橫流百郡有千城曾無完郭
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
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順稱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當時任道矣斯校實然分明不效也
今作勝談自當任道矣斯校實然分明不效也
不保小以固存喪亂以函來六十年蒼生
殄滅百不遺一存喪亂以函來六十年蒼生
刊阡陌夷滅長理茫茫孫無依歸播成行江雖
已經數世存長理茫茫孫無依歸播成行江雖
北風旋軫之感日中興五陵卽之復緬成遐域泰
遷都旋軫之感日中興五陵卽之復緬成遐域泰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八

山之安旣難舉以誠欲大覽始之思豈不遠圖於聖
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之思豈不遠圖於聖
無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天心孰不至
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天心孰不至
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植根於外舊
之樂賒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植根於外舊
數十年矣一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外舊
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於空荒之無地三
年之糧而貧者無一餐之飯適習亂之可復出必
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可復出必
安之地就夫國以危將頓仆寇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累卵之危本疾所宜爲人衆
喪而寇除亦安且古今帝王之者所宜矜國
家所宜深慮也且古今帝王之者所宜矜國
時隆則宅中而三圖大勢屈則始可以謀太會使
德不耳勝天而三圖大勢屈則始可以謀太會使
之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朝但可一
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朝但可一

地繁於方誰剖決
命巡歷戎狄頻侵而軍馬不勝勞擾山谿險阻

而糧運至為艱難幸而遠焉將為戎狄犯

陛下率三萬察將官之眾而怯每有舉為

陛下因寧謐矣何去警蹕而雜行伍者將

陛下因疾苦歟臣等訪民職之清濁各已

陛下因安樂矣何舍崇高而親側耶昌平

城盡日此風而各處冰雹雷火天鼓震紛

紛奏報此可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邊方

陛下何不恐懼脩省急還京師歟夫北辰未嘗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十

理細務耶昔周穆王窮海遠遊而周德昭代

則士木之變近府已竭邊儲荷充以濟所損

實多稽之衝前事臨不測之地戎衣又馬而當

陛下冒雪衝風而羣臣各膺九重賞不聞救正

保一虜之鋒在朝榮不顧厚賞不聞救正監

閣府部重臣有紙糊院寺科道等官何異

陛下息也伏望所付之中國重祖宗所傳之神

器早還天宮闕覆庇臣民速將惡導非如

都督朱彬者明正典刑監閣府部寺科道

等官梁儲等亦加罰治實閣社無疆之福

而史策芳聲亦傳之千世矣張文公議

撫馭貢夷紀略敘

筴始和戎不佞方備侍從廷議

以爲不便賴在天子聖海內士難極夫王公
對如指其詳在督撫疏中且將孤立而無
能道之也同德一私心之助且將以無
創議非有云英不爲少矣然猶以是
爲多一人傳之利而矣恃以也雖
亦謂然今既十有數年西起燉皇東
谷萬餘里無一矢相加而遼左之役
得志于土蠻大將以殺過當封侯蓋
我帝所宵旰于使東虜失大援不能
肅皇也然人皆謂遂此危計而不知
公之費飛芻遠使虜堅約東國無忘
之諸郡高城則深池之聚教訓所以
之具甚備則鄭公之苦心人不得而
悉知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不佞比持中丞節來撫晉陽適黃酋初
爲定其位稟畫受成日輕衷緩帶宴
美而不佞稟畫受成日輕衷緩帶宴
叩公所以策虜狀公手一編示曰策
不佞受而讀之不測之留質子在方
一之庭議攫之不測之留質子在方
則王公寔尸之久是以觀者長城之
戎心曠日持之久是以觀者長城之
千之里遺孽公忽爲我謀初欲觀勇
升之遺孽公忽爲我謀初欲觀勇
構于我遂莫難者黃酋始以橫索不
可以觀智莫難者黃酋始以橫索不
以危言動我甲以繼待公方翫之嬰
介就市可以觀甲以繼待公方翫之嬰
首就市可以觀甲以繼待公方翫之嬰
以下日獻名馬度自請無厭公揮塵
志而奪其氣者圓而斷拊背搯事方
以知其可開

觀材昔之子產相鄭交贄晉楚之善其辭
鄰國敬其悅同言輕其幣而舍焉夷狄
譽也嗜欲不悅其言不通公日將茶拮据
羊耳語變化俄頃中間非載存十懸一預
衆思而後應之也刻中人言而人亦豈能
其遠攬獨運公豈能令人解頤假蘇張復
之耶然璽璽之致令辭矣詩曰辭之懍矣
爲公莫記亦不能贊一辭矣雷公誠文矣
民命世者哉又曰暉暉燉燉如霆如雷
武命世者哉又曰暉暉燉燉如霆如雷

奇功殊眷敘

北狄尚阻聲教邊民歲苦之天罔不從人獨
傅王公有大略自固原鎮召移雲朔以重
京師右輔公至覃布章程申嚴號令一時驕
將隋卒斤奉法虞至輒創去無所得首驕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俺荅欲連土蠻東犯乃以親孫把漢那吉恐
擣其後勸留不犯乃以親孫把漢那吉恐
歸人謂謝絕以便待公不聽善遇之策去必擁
要我集其陳以待公不聽善遇之策去必擁
詞請和虜天使歸報王公視其孫不祥願稱
而祝額指天使曰王師天悖之孫不祥願稱
屬國終身不南牧公語虜使曰吾仁逃爾主
寔始媒怨爾得北庭公平則殺若輩故趙全
爾平且得爾已出之公率諸部酋長頓首呼
所愛不吉既還俺各受封賜有差自頓首呼
於是那馬既闕下各受封賜有差自頓首呼
歲貢名馬闕下各受封賜有差自頓首呼
本朝鮮孕顏上番時矣九邊民雜市諸貨
祝復如孕顏上番時矣九邊民雜市諸貨
出牛酒乳酪子相慰問大司農歲進金錢
數百萬乳酪子相慰問大司農歲進金錢
馬太子太傅賜麟衣玉帶任一子爲錦衣千
戶世襲以太表殊伐於農嬉于一野商于塗

家之頌巷往祝公壽考永詠某殿素沐天子之邦而能
言頌之士往祝形諸歌詠一曰欵閣蕭閑曰
民頌祝之三曰功垂帙鄉曰奇功殊眷冊
三秋宴然揚首總為一帙題曰夫又益為古
曰萬里鷹干各總詩二章曰大奇功殊眷冊
近雜體若干首總為一帙題曰大奇功殊眷冊
云竊惟自古大臣建非常之蹟必銘諸鼎彝
播之雅頌所以垂光盟府之蹟千祀者詞甚
瑰璋閎麗為世所稱如竇憲勒銘北杜預
沉碑峴南是已然或兵出無名事因摧朽過
樽俎之詡以貪天功秦子無取焉豈若今神
文詔天授幕下雕龍之士非君相能揚其德烈
以詔來裔乃欲然不居歸功君相此其休
過竇杜二君遠矣初公上便宜先帝朝議咸
謂黠虜難馴折累約至援略以謂外帝王
公持益力辯折累約至援略以謂外帝王
夷狄未常絕其納欵錫封通言貢所略外帝王
羈待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縻內脩戰守非此為固也夫拒之甚易一
言決耳第恐老酋慚沮必將無寧日矣
天子竟躋公議用遼底蹟於戲英雄豪傑卓
犖之材臨策決此甚易事難而忠臣于最苦
也昔趙充國以計困先零不煩兵力朝廷數
詰責之至有破羌彊努之遣獨丞魏相力
贊以爲後將軍言是臣卒從其計遂定圖
功未央跡公行老臣許國得內襄之助千
載合符休哉盛矣然傳曰惟聖人能茲北
狄至屢非聖人固警戒無虞保蘇元氣不
扁之矣繼自古今警戒無虞保蘇元氣不
法國家拂亂之引元成故事爲解遠辭與於
中議率未草之愚尤願公極言爲探宗社
廷耶區區草之愚尤願公極言爲探宗社

計垂無窮焉

上崞縣妖賊李福達疏

初臣年為書明大時讀嘉靖

後翻異若矛盾然及崞縣人本逆賊李越之

倡白蓮教聚眾亂攻殺長吏屠其城邑後餘

張寅盡滅惟午變左衛名占籍該府五臺縣詐稱

詰其罪悉治之緣午脫即大賂武巡按山西監移書御

請馬錄捕以不錄飛章劾逆賊抵法

郭勛着回話勳懼流毒帝怒蔓延天測遂陰

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獄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

抗疏言官也察使李珣都指揮馬豸等

原問三司璋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

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為訕謗其餘羅織

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男

李大人李敢復言臣亦然於法網之外業有

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然於法網之外業有

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同川妖賊蔡

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

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惑人心隨該四子孫當

出世安民也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子孫當

按移文山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子孫當

明招稱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其

大獄世錄為逆名賊來歷無一可疑今則李術
傳家依律坐斬題奉原發招由與秋後處決臣
復行山西按察司取符乃擊節嘆曰天獄錄叅
對彼逆賊見毫不髮苟免於巧護於生而前不
能誅子若孫如後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禍
於其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而終不免亦
足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偏天雖舉族誅夷人
吏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彰法當剖道乎
猶有李同之斧鉞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道乎
其屍以正也李同之斧鉞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道乎
一大斷案也李同之斧鉞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道乎
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持法者繩之當止其身
無噍類亦不為濫是罪誠不可勝誅矣若
臣何敢懸斷也午之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
世受國恩結知之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十五

白日撼風霆人悉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可畏一
聲而樞要之陰蓄異謀人皆重罪似當
至是哉萬一為禍豈忍言哉正勳之
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勳之
革其生垂鑒之戒於將來此正勳之
於既往垂鑒之戒於將來此正勳之
禍本第一義也至大學士桂萼張璠等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命典獄彼皆心
臣也一言悟主之動若轉圜乃觀扶
原案犯天載筆特書不應論前愆以
亂人心危懼任其筆特書不應論前愆以
禍端寢長誰載筆特書不應論前愆以
直之責叅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
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輿情使罪坐
欲誅之賴免死多其力也或有遠
丹衛錄之賴免死多其力也或有遠
不自專云苟使以當迎其合時狗時
不至此苟使以當迎其合時狗時

忠也亦將何所不至再照大獄諸臣多一
心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
而不敢忤國法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刻上裁特加優異
廣天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
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
鑒何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
故天網維萬古不墜若依阿後世天地且
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
顛覆矣國
家何賴焉
龐尚鵬御史

奏止開礦疏

武夫開礦其利有害諸臣言之祥矣大
利而有害利少而害多
皇上從其開者而不從其罷者豈以大臣言官
皆不達國計獨此武弁數員言可信邪愚誠
不知開礦利害竊謂礦非自今日有天地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十六

關以來即有曾請開古聖帝明王曾開亦不
古碩輔良臣曾請開古聖帝明王曾開亦不
邪聞稱堯舜聲色不殖貨於淵抵壁於山稱
湯者曰堯舜聲色不殖貨於淵抵壁於山稱
也王孫圍之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爲寶非
獨楚書有之也齊威王曰對梁惠王曰寡人
之所爲寶與王異吾有四臣者將照千里
夫古之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
皇皇上聖神即無能佐下風然數年以來所
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愚不
敢謂其人皆忠臣義士也董之學術乘鄭
崇之清德建王魏之讜言裕賈董之學術乘
而有一十則忠臣遺金盈千矣而有一十
一矣一忠臣遺金盈千矣而有一十
皇上方咸三登五以堯舜成湯爲法而諸臣爲

皇上計安乃出王孫圍齊王之下且

皇上亦安乃出王孫圍齊王之下且

皇上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王食萬方筐篚

萬國天下帑藏皆賦千艘萬廩則取諸吳越

上之財賦米織文千艘萬廩則取諸吳越

上之財賦米織文千艘萬廩則取諸吳越

羊則取諸秦磁器則取諸江西太倉為庫太

扇則取諸磁器則取諸江西太倉為庫太

僕為廡光祿為廚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何

用以開礦為足國乎即大工肇起戶兵工三

部自足給之無藉於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

且捐俸矣必無藉於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

徵多咎中州之未已而蝗繼之關中之虞

烽未已而旱繼之未已而蝗繼之關中之虞

旱秋禾成則夏禾枯天鼓鳴地震不已流

星示異回祿兩遭虜警目至其小民之嗜已流

而無甚盜若遠識所以開礦者皆礦徒利

臣也無甚盜若遠識所以開礦者皆礦徒利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也習於作奸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民

安保無生事在異日萬一套虜報忿于關中

山西之永寧州汾州府河津縣隰州蒲州

河所皆寧慮也倘府河津縣隰州蒲州

皇上慨然沛德意下古則成湯今則罷令百官

萬民稱不殖貨利者古則成湯今則罷令百官

皇上稱投珠有正賦正供常用不足以貽

皇上如是而正賦正供常用不足以貽

皇上憂臣不信矣

魏允貞巡撫

晉城圍賑記 嘉靖辛亥秋八月十有三日虞原

太原省城乃列營三千餘薄焉稱重地虞疑

其中兵乃列營三千餘薄焉稱重地虞疑

為之畫閉是時旁近縣民男女聞騎至輒

匿草莽陶穴岩洞中多被殘殺昏夜得

脫奔城下乞內附余時分守南門欲啓以

數日不食乞內附余時分守南門欲啓以

僉謂虜衆然營密邇恐突且不利及闔在不可使人
胡虜營以覺稍動也卽有門下吾關要未暮且晝武
亦非所以示人也卽有藥色而納之俟如傳者令
大夫開城南門陳火器實物故如重錮予加之
曰兵次始城或懼內變則民俗門如施錮予加之
被兵大姓或觀祠廟相枕籍會薄寒露風冷
冷襲人空寺或被廟相枕籍會薄寒露風冷
近遠諸生爲發余言余惻然割須念及信庾非余
所得專發卽發須關白卽關白須念及信庾非余
雜糠粃不可食度諸餒者卽諸生中熟粟誘及
俸餘倡諸生家饒干資卽諸生中熟粟誘及
不終日得米數十石卽許又崇善寺衆爭
食饑者寺有米大釜可炊兩石許又崇善寺衆爭
先至蹈籍且易淆亂或給乃選諸生敏
事者如王廷盛朝士輩數十人部分之令男子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女異班且無裂使爲裙蔽以行仍納之尼院
艾婦數十疋裂使爲裙蔽以行仍納之尼院
粗布數疋裂使爲裙蔽以行仍納之尼院
喚老尼來戒諭使居視禁約父子輒入計
口給米令來自炊仍籍其鄉縣分餉司府弟
退檄其家來昇取以其嬴分餉司府弟
諸獄囚時城中未及信門亦多斷食色甚
羣來告余猶未信門亦多斷食色甚
少積諸乞假日營而後火今城閉浹旬胡
又無從乞假日營而後火今城閉浹旬胡
巡令齋王公還倉始闕則請借預備倉折
給良齋王公還倉始闕則請借預備倉折
嗟呼是時兵圍城未兩旬而人支也嗷若
假而彌月或數月甚至期歲支也嗷若
有金城湯池無粟莫之能守諒哉副使寧
生請述厥事以告有位能守諒哉副使寧
呂撫臺十二策
便一二鄉小醜原當係良人心法搖人動人稱

有脩	查復	之圖	之擾	堡以	避虜	利過	費至	差緊	然典	城先	多異	稽查	于規	時之	清簡	之寬	集而	華者	有寡	初貴	衆輕	民不	餘一	畏轉	役完	夫如	至如	照水	稍稍	也彼	昔在	亂原	時四
分復	理圖	嚴滅	歲費	堡衆	虜當	過塞	至抱	緊急	典鋪	先年	異日	查典	規避	之所	他無	寬失	集而	華者	有寡	初貴	衆輕	民不	餘一	畏轉	役完	夫如	至如	照水	稍稍	也彼	昔在	亂原	時四
定亦	嚴禁	其籍	十不	堡衆	當塞	者以	抱空	急變	鋪有	年報	日索	典鋪	避皆	趨如	日必	之失	集而	者有	寡居	易舉	可切	不切	轉甚	完通	如軍	如營	水異	稍提	彼時	在按	原比	時四	
地清	禁科	一及	四金	堡衆	塞近	其多	空質	賣衣	閉而	金行	索金	鋪雖	難如	事江	苦必	之失	集而	有居	精當	意甚	支報	報如	甚不	欠起	營什	軍鄉	形畢	提未	時行	比聞	飛語	時四	
方野	歛一	旦該	五于	堡衆	近其	類罪	質而	飾所	而行	珠求	金珠	彌盜	預防	河每	庶不	之失	集而	有遷	善後	甚善	聞則	則臺	止房	伍約	見如	畢之	嘗查	未嘗	行鄉	聞暫	語語	時四	
口一	及該	房至	民脩	堡衆	多其	罪宜	反所	得者	括銀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遇端	該房	需實	間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有也	房至	需實	間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邊一	索分	爲可	爲堡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報一	分例	慮似	檻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臨守	之似	應故	點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近城	弊應	以通	故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可夫	以通	漸行	故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以往	漸行	漸行	故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一年	漸行	漸行	故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俱	漸行	漸行	故有	堡衆	類罪	宜從	所者	無慮	匠者	異一	珠求	盜一	故不	下繁	不遺	之失	集而	有徙	可但	但善	民則	則臺	禁課	不似	豈六	豈六	查點	人點	人點	宜宜	時四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而集若譏全察至非游城徽堡挖得窰標整兵往來策
應可保萬壯健今日餘在朽急圖而實營伍理有非
一械勾以猝辦今殊為一城所急圖而悉心料理有非
惟日不足者矣殊為一城所急圖而悉心料理有非
墊隘東山之起以關城雖已則水勢必怒而淤泥濠
關城不濠去之關城雖已則水勢必怒而淤泥濠
意移府濠一萬大廡關中兼守者必無固志愚
任脩守一事便責成庶附關之民口外未始有無
恐焉脩守一事便責成庶附關之民口外未始有無
無如古有計費甚多藏頓易朽而臨秋撤屋必
得用古有計費甚多藏頓易朽而臨秋撤屋必
材之不可勝用也
戶而大戶必至破家一切公私無名之費于大
是焉取之徑而自勾消或委點查索分例故
糧索赤曆徑而自勾消或委點查索分例故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應役者不得罪不追侵漁事外加補罰塗上又官為先發
制以絕其反噬之心雖經原詞沉矣是即付死使
目治之斃于獄者數輩而原詞沉矣是即付死使
自治之斃于獄者數輩而原詞沉矣是即付死使
即死爾議者欲盡革大戶更始竊恐各縣亦猶
或有死爾議者欲盡革大戶更始竊恐各縣亦猶
似可去其如江也雖役不便于官實所謂先民之
射而令今歲秋成近所軍市價太賤不鋪病
農若令民納本做兌軍量加太賤不鋪病
等費增十之五則京坻之積間出立致起解
邊糧借庫內別項銀兩至春間出立致起解
市價常平頗重須利管子輕重一二府之遺意
也但事體頗重須利管子輕重一二府之遺意
收一鄉約保甲初行甚覺無妨自時止以
之遇致懶散此法與民無妨自時止以
可省不孝爭如但好勸化而己為人惡略之加人朴雖戒

量登記 用夏姓 楚名 非即 有所 懼也 故約 束不 嚴人 罪無 之畏 耳	宗室自 有擅 婚之 例遇 請封 名病 四良 開法 編乎 局今	無衣者 四聚 不人 再過 處年 更當 宜倍 集徒 諸尚 宗迫	講求良 便中 間係 所嫡 生而 貧不 能自 達者 特	為代奏 其餘 濫妾 所生 知一 派不 果能 自達 者特	予名糧 有堪 教養 者專 勅提 學領 之諸 懼被 校經	該衙門 及管 教宗 室百 方阻 抑懼 巡邏 校	尉啓宗 一不 張敢 從自 報列 生若 為立 始法 嚴請 名限 填寫 請日 婚期 生格	眼每宗 一不 張敢 從自 報列 生若 為立 始法 嚴請 名限 填寫 請日 婚期 生格	子一填 之稽 查既 便人 文罔 可寬 至如 五宗	保結與 攝府 位下 管事 人尤 甚索 勒開 口溪	一壑之 欲不 可盈 于厭 格人 心一 清吏 皆免 蠶食 騰矣 聞	喜張大 石為 榆次 巡撫 凡脩 城堡 去積 貯放	軍糧戢 互市 事巡 可為 後法 直城 指堡 查廣 盤積 委貯 官放	入其境 畏糧 自隨 乘一 駝轎 而己 堅持 法太 嚴	軍士有 彎弓 向臺 門者 聚鏃 如林 堅不 為動	至早堂 網打 巡捕 指揮 使呼 射者 竟無 一軍	敢應譚 二華 為兵 備戚 南塘 為叅 將皆 行軍	法而衆 志帖 然不 為異 務則 恩信 有素 足以 制	其死命 爾故 恩有 必用 務為 可信 繼威 有足 不測	使之難 犯在 臺下 自有 妙用 非愚 昧所 識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記序

重脩察院公署記

近山西市
故監察
公署在
晉垣而

囂徹其中
於法不
宜己卯
夏巡按
御史黃
君
以上命至
病之而
重改作
無何會
脩邊當
巡君
功遂行視
三關而
歸無何
大會比
文武
辰土
慮囚計吏
歲革乃
竣始行
河東諸
郡邑庚
辰土
春歷長平
夏四月
抵上黨
未卒事
而晉陽
公
署災則置
上黨還
問守者
弗戒伏
諸案牘
公

者補之完已乃議更茲諸爽固常改藩作臬况諸大夫
若晉陽守議曰微災改卜便舊址東北有
隙地高曠卜之宜請於晉藩以舊址易之
御史君曰可夫役倚辦于有司以煩里旅
繕騷然吾欲官不籍爰金鳩工巡撫中丞
僉曰惟命於是役始興御史君曰夫私董
公又佐帑羨而役籍與御史君曰夫私董
役必身親屬可為心然必其心膂者而可
身親當屬可為心然必其心膂者而可
於是則使以晉陽守張君廷擢邵陽以
邢子嚴而功御史君曰夫私擢邵陽以
杜仲嗣分居其傳則子曰故故事有經而
出其成已舍耳費不則滋虛飾假冒破假
好公家怨咨工崇侈則滋虛飾假冒破假
嗇又生怨咨工崇侈則滋虛飾假冒破假
多苦窳則甚矣公役之難也何道而可
命於是則懸令以程功曰母問而費稱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毋程而役是役如諸期基欲固守惟謹始季夏
崇母華麗是圖諸有司奉令會御史君行
孟冬伍閱入登堂成不愆于素會垣顧藩臬
竟卜日而晉陽守曰美哉古重始之者吾
大夫若晉陽守曰美哉古重始之者吾
後來者享其成而念其始也盍諸史氏記焉
僉曰唯命於御史君國嘗守史遣使抵
京師屬國記其事御史君應坤余同邑人
辰進士其風裁著晉中
他所更新不啻一署

重脩布政司公署記

唐山西古冀州地漢唐以來

皆為巨鎮國朝宗親之府藩臬之司軍衛
之帥皆于乎設而布政之署在府治東
武初卽守元行中書省而改歲月之
傾圯官守繼永雖屢繕然亦補飾而
已弘治丁巳益都陳君清為布政使
君祺為參政節用積財調食鳩工興大

謀然後堂儀門外門及一三廨舍僅立而陳君
陟都御史去且連警靖謐而時亦豐稔於是
復舉前議既請允於巡撫魏公巡按藍公又是
審諸參政任君弘杜君忠畢君孝參議王君
律費取諸帑藏不以病民拓其堂基開其廡
農不威而人從不迫而事集不半歲而完美
地之為楹若干廡之為間若干堦信所謂如
堂之整飭棟宇峻起而簷阿華彩信所謂如
廉隅之整飭棟宇峻起而簷阿華彩信所謂如
竹之苞如松之茂如鳥革而翬飛也
夏四月乞秋九月方落之際而右布政使吳
君度參政曹君鳳各捧除書來蒞嘉潘君之
能事而喜茲署之有成於是相帥謁予為文
以勒瑣石示永予辭不獲為之言曰昔人有
記政事之堂云斯堂能易人非能易人位夫
堂木石之為也胡能非人罪人哉顧位乎此
者或戾於道有愧斯堂自為清議所不歸耳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誠使登斯堂以發其政必正其身必忠其事
必執國是不以所畏所慾而渝於上有人補於
下有惠如吾潘君之今日則於斯堂為光聲
聞以彰顯庸自不之能外之則胡能榮辱人哉
昔召公布文王之政嘗芾甘棠下後人不忘
其德因愛甘棠而不敢剪伐况聽事之堂乎
然則他日君應召去覩茲堂廡仰慕君德
不有如甘棠詩人之不忘乎故記之以俟君工

重脩按察司公署記

弘治癸亥春二月山西八

月其功成其同寅諸君子嘉其功之偉謁予
文立石示永以辭不獲乃為之記曰山西按
察司舊署其始建肇於洪武庚午歲逮今百
有餘年矣憲使不知其幾易繕脩不歲幾
番而棟梁薦以朽簷阿益摧因循度日茲
是久矣覆墜為患至是極矣幸哉陳君作
盛舉據通變之才身創造之任既以度之已
復以審諸僚又進而請於鎮巡巡按僉謀允

同龜計者叶吉於是徹其舊製以其新堂庶門若
以間計者凡若千陞甬墀渠製丈計者凡
干卑者崇之狹者廣之甃者平之倦者
不但前者堂後室之完美而清軍屯田之
歷照磨之吏胥之霖潦之患除而高敞以
燦焉以輝不傾覆霖潦之患除而高敞以
麗足於戲雄藩之觀嚴慶靜陽人胃出武
之敬於壯偉哉陳君震憲于晉尤簡明
發身進士為有名御史其執憲于晉尤簡
斷伸枉決滯有功也先正云有大事變時
此曠代未成之可為先務其宜然後大有
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先務其宜然後有
期是為君頌日尚
重脩太原府公署記
自逾太行迤抵雲恒

重脩太原府公署記

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也晉故州
而今天子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晉故州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邑百餘觀其山川沃衍有雄遂高節夷固厚城
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雄遂高節夷固厚城
中之勢蓋太原第一郡故國在都所建藩省
所治武衛風紀所咸於乎國在都所建藩省
郡等山西朝廷以往守闕伏聞難其朝武大
年秋山西省以往守闕伏聞難其朝武大
夫同知平陽府事至西胡公維進階中順大
夫知是府始公之弊離紛決壅處笑談不
民於大政以剔蠹莫不嘉之惟府治之廢
數月政托署他官莫不嘉之惟府治之廢
也久苟我署他官莫不嘉之惟府治之廢
厥觀于我署他官莫不嘉之惟府治之廢
於省治之財百工偕始正位通衢背崇
墉拓基聚財百工偕始正位通衢背崇
年某月告成聽政有室推
寘屬有幕廡一分六曹門設重扃與夫
庫典獄之廡一分六曹門設重扃與夫
若嘖嘖不捨去五如某日公移署新治而
然

佐賓屬及於郡庭有司邦人士凡汝執事者交賀畢
天子命收此邦三州十慎九縣之心以人之利害休
戚懸於予予敢不州祗慎乃心之荷之利害以
敷宣凡我聖天子德化而泊若等斯事乎廷誓
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哉一厥德毋忘天
毋替天職毋苟天祿敬念哉或從欲以天
厥度藉令脫咎殃於身獨不相上畏於天願
辱斯地乎衆唯歿而退皆相勵自慎且立
皇石以新厥命以示樂化屬陶記天從民事
帝既新厥命以禮樂教化守令此宜公於
治宇之親初諄諄然誠效責守是將去舊以
新其德以新教體新之教化以新而然哉民若
既新耳目之觀聽氣化之居養者而然哉民若
郡抑不無聞風而興者歟吁今之重矣山伯西
得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築陽曲縣新城永寧二堡記

二陽十曲里為新城西北

新永寧東二里許為永寧堡公既以奉明詔
築永寧即永寧築也其略具王方伯語中先
是永寧之役百姓曉然知曰夫奉明詔以
蔽貽我以安也且私相戒曰夫明詔以
我非不用我輩烏惡力不為也夫何用大
夫寔安我而我輩烏惡力不為也夫何用大
也里中爭負版築者蓋恐後矣新安夫亦
私相戒曰天子版築者蓋恐後矣新安夫亦
其築一永寧而止以大夫稱塞明詔必不
屬其父老且扶杖而跪以大夫請之夫然
我其亦貽我以安乎是檄大夫往安鄭中
丞而為新城人請中丞即檄大夫往安鄭中
往焉大夫慮事乃授陽曲君廣可五里各門
榦稱畚築高則三丈有尋方廣可五里各門

焉社倉一區以備裨且北防虜以佐異日縣官
之急矢石甲兵之屬不下數伯計是役也大

夫言官纔百金為參伍犒民且營自乙亥三
月歷兩寒暑而落成不愆于素落之日彼中

父老更扶杖而跪夫堂而請曰往大夫安永
寧今且安新城矣唯是晉民其有賴哉此峙

然為晉民千百世計我晉民其有賴哉此峙
夫之伐也敢為大夫紀不朽伐夫逡巡謝

去之若不居也夫何里中故父老曲以一縣
知大夫善論賦役之困重何里中故父老曲

隸太原亡論賦役之困重何里中故父老曲
而郡守公上而分部于陽曲我而鎮巡直指

者一切公私倚辦于陽曲我而鎮巡直指其
困而往逋逃其門一切議罷之一與百姓更

夫三載持衡部中一切議罷之一與百姓更
以是兩堡之築自撤藩蔽何非不貽我以安

此而不用其如撤藩蔽何非不貽我以安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夫之善邪噫嘻此直夫土苴耳頃大夫天
子重臣秉節鉞登臨封狼居胥上北胡虜

情是豈可久豢而擾之也虜情且叵測異日
疆場有事故則此兩堡者其伏也如堅左右

其應也如張左右翼其踐大隨敵而使之相
救也又如捍左右手誰謂大隨敵而使之相

在版築間邪兵家譚曰善用兵者用其民自
為用不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

者兵莫不可用大夫有焉某不佞敢持是為
大夫不朽伐夫劉名漢儒中己未進士洛為

中陽曲君屈名灼中甲戌進士關中黃廷綬
父老德之將與貞珉俱不朽云黃廷綬里中

重脩太原縣城記

太原原古晉陽也自景泰初年

間頽廢甚矣王恭襄公倡大尹梅公脩築粗
備大尹吳公易恭以磚猶不足禦虜也

嘉靖庚子北虜猖獗乃自雲中突入太原城
幾不守比歲邊報無日無之民心惶惶惟恐

室家之不保嘉靖己未邑侯曹公來守是而
喟然嘆曰城以衛民己未邑侯曹公來守是而
不恐乃三丈五尺厚二丈濶三丈高者漸厚
共記高然無虞人計用夫四千餘名計其功纔
深者淵然無虞人計用夫四千餘名計其功纔
而民嬉然無虞人計用夫四千餘名計其功纔
二月耳闔邑士民僉曰城屢脩矣未若神速也
其不完也工屢作矣未若神速也
文不旬月人皆安堵非昔之為令者乎蓋
孚人心不信故脩城之議雖存而實則亡
日公以事不信故脩城之議雖存而實則亡
衆以法今出一嚴則庶民不敢慢公則民不
是雲而怨讟為晉陽曰保障哉先民之保其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保障哉先民之保其
又出於尹鐸之乎歟公蒞政以先民之保其
勞公其以說道先之歟公蒞政以先民之保其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重脩崞縣城記

火達於郊關旦夕講守備甚急邇者名王解
辦稽顙稱外臣邊境寧謐有司見為無事稍
稍弛備自寬比於內地垂橐臥鼓溢隄防
而不可去也旱慮焉夫江河雖無泛溢然
事固若有緩而急者車不幕盡空而邊塵不
言寧可恃而忘戒大威中丞魏公蓋觀而憂
曰孰能更築崞以威民懼又曰孰能治晉崞
外而民懼戎而無勞民怨也昔晉崞
以威民懼戎而無勞民怨也昔晉崞
者蓋不能復以疲至民守之此亦預患之憂也
完之不復以疲至民守之此亦預患之憂也

以諗兵使劉君費而君曰是誠然顧所以措何
如耳吾不能勞而旬之使不宴不以版築荒畝安
費不忍以數十無咎則請公帑所餘八千金
吾何易受木石又以其力廉而所間民與伍
庸以不重工之擇八精月告竣工城以雉於
旅之暇者四月己亥八月告竣工城以雉於
萬曆戊戌四月己亥八月告竣工城以雉於
者七百四十四丈二尺三寸八分
崇峻池隍深濶懸殿置鍛肅如翼如樓櫓
勞上無謗識是役也庀材擊時而經歷呂子才
縣丞崔穗為植則原任佐擊時而經歷呂子才
夢麟察工則太原周守詩肇始經營有至計
大麟丞魏公使劉君則肇始經營有至計
焉功竣請紀諸石馮子日余吟詩桑土管蒯
蓋懼然惕誦澤門詛祝乃又嘆動衆難也今
之禦戎者患不在深狃一時之安而席中直失宜煩
防豢寇慮患不在深狃一時之安而席中直失宜煩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民重困明胥豫患乃固吾圍而顧股之仁安者
不爲也崢嶸之役豫患乃固吾圍而顧股之仁安者
之使無事稱保三晉無單外而忻代之間恃是
某公之所寬也亦重哉夫致治之道根本強
以安其憑藉不亦重哉夫致治之道根本強
固而精神折衝余於崢嶸而見中丞使之精
神屬邊徼之密也強本禦患制勝恃俎也此
寬其大者矣豈不偉哉

太原正祀考序

斯土有功烈也夫宦者有賢者何也諸名宦何宦鄉
休懿可範者也夫宦者有賢者何也諸名宦何宦鄉
取而祀之矣何者正其未也夫正者當其
人之不也何者正其未也夫正者當其
之愼辨正也何者正其未也夫正者當其
淑慝辨正也何者正其未也夫正者當其
鼓舞萬世之機也刻昭而人思勸此聖王
湮不舞者世或得濫與也斯舉也逃遯太且

邇次逮以言苟明神名自教庸考定遺逸則太報享以無
其風世無紀又奚祠為矧澤以世存正其名不著
徵自情通者又紛紛於其間嗚呼者其不可
禮也夫仙居景山李公議下茲所司校讎文
已遍觀二祠穆然興感長咸具祀帙以告於
廟煦不穀爰宣諭郡邑抑浮黜僞思為典於
定煦冥摘隱覈真拔特抑簡竊仰而嘆曰猗
是搜用告成職當序諸王所竊仰而嘆曰猗
助茲用告成職當序諸王所竊仰而嘆曰猗
歟休哉祀典之制也聖王所以曲盡人心猗
動以勞定國是故禦大法菑曰民曰捍大患五勤事
作則固匪誕且重矣非道也誕則弗任夫祀之
言事也匪誕且重矣非道也誕則弗任夫祀之
弗歆况夫孔子之祀也東漢永初儀文漸盛里
之舉厥後釋奠用八佾也軒懸樂儀文漸盛里
則知二祠創典闕陋未講久矣洪惟熙朝
撫運凝圖創典闕陋未講久矣洪惟熙朝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于廡位簡釐從祀諸賢門而奕休或寡則今
宗廟之美當時且謂得門而奕休或寡則今
之祠而祀也諸掌必在明郊社嘗之義而忠
治國如示諸其心者亦自飲將幣之義而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飲將幣之義而忠
也在昔法施如譽堯勤事如舜定國幣之義而忠
也如湯文武已等而昭昭後有禮者雖在必
捍企而齊令德膚昭昭後有禮者雖在必
可之選矣論世推或辨名實比於禮皆在考
正前人之章程在澤詭僻以蔽臆附自私固
有穀所敢知也然武夫皇汨世之醫軒輅而
于筭祖太公辱于則三皇汨世之醫軒輅而
者禮樂以俟君子其孰忘報之尊八蜡之未
雖及於輝胞翟閻之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
且訾議之耶是故祀名宦以重功也弗沒其
德祀鄉賢以貴德也盛弗隱其功詳也古公論
弗可違也略於今德也盛弗隱其功詳也古公論

限尚有採酌未精而疎略之者幸賴高明增損之耳噫嘻茲考也自庶無負倦倦崇祀之美是景山公嘉惠意也

閔煦

重脩太原府城隍廟記

晉陽古隍受孟之墟倚山

定民厥有祠舊矣宜有神物憑焉以固國

高皇帝拓若干雉宇重下建加親藩元以命吏治之凡

故邊虜嘉靖間胡馬闌入輒有默運于巖險

廟謨宏遠而神麻昭祐之功宜有默運于巖險

外者祠峙坊表焉後為寢兩廡有享亭一門設

在獐門之可畏偏而南起阿閣數仞春秋祈齋報雜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

國初奏伎樂其上以娛或入則官備矣蓋于民載

麗牲之石可公府爰暨士民咸輸力恐後凡新

厥構得若畢則廟貌岳氏始昔有改元之道明年再

一期而若畢則廟貌岳氏始昔有改元之道明年再

一適謁選至掌其事徵文于余遍國中若千

民崇鬼而信巫蓋唐風無幾焉神有歲禳而百

祠皆無謂也隍不祠外神祈之禳而百

餘所無載他功盡祠城之禮也隍之禳而百

何物故載功命吏之禮也隍之禳而百

乎且屏據名都而總百邑若州牧有領其方不

相淆不亦專乎與藩臬郡邑之長若二分土不

高曰然則不廟祀何王像設亦古乘者三尺侯有社稷

何令流作石牧壩其中土壩初自把溝起抵教場又
新築不無失得仍逼場迤南日中撼振武
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謀毀室去中丞公復
臨勞之召寧武崞縣陽曲石人若干名取石于
山椽採之寧化約丈有一入地率半之中雜
薪捷稻藁東郭之赤植和以石塊後又加鉤
椽合三成一相地之防每石壩率十累或
不而下八累一皆從衡間作鉤刀縫合錠形灰
液而水紐之沙又大作新渠直導之前出數
殺水怒又自起南作新渠直導之前出數
初用營士握水大作旋以薄資之集陽曲
太谷榆次戍邊民壯六百名量資之集陽曲
中丞公首犒之所部慰力食之稍胡可其
不勉者中丞公又帷曰人豫矣神胡可其
不徼福下問父老得臺駘于晉祠曰是宣
汾洮障大澤而以靈著茲土者也又禮曰不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可以義起乎尹大夫能忘此董家臣安于翳趙氏
之攸賴固一而日而能忘此董家臣安于翳趙氏
又曰政有反廟之而取媚者狗俗是在也
金神遺貌而廟之前列鐵犬三俗是在也
厭後奉兩公三楹左右翼室六楹右鍾碑樓
以周垣額曰萬年保障石壩適護西偏嚴矣
而婁金神則厘屋一楹豎一柵坊題口鎖鑰矣
金湯望之懍然撮二官椽七千根一市椽九百
根米四石穀二官椽七千根一市椽九百
二十兩有奇自乙巳二月始父老迄今十月
告成邑周君來曰斯諸大夫所屬意者
今當落成子可無言自命雖病杜門然竊
然桑土而成念之也既聞命敢避不文乃親走
壩上邑君俾張簿嶸從得矣訊虞壩不盡石
土疏而當事者已先防之矣虞壩不盡石
也亡乃消丞公之河而不敢與神合是宜乎不
之靈以中丞公之河而不敢與神合是宜乎不

及此鼓驪而聲力無彈矣嗟夫涖民者或拊支節	而爬搔其欲剪此無一政耳利也若斯民而維	而獨曙乎其大令民如臥衽席上屹然而維	城焉非百世而何茲舉其近之矣顧中道難	矣始而衆喙紛莫適為政即定矣中道與	差有害先皇惑燭照臨機發節宣而大芘于	之勞之在信後又匪徒籍之發節而大芘于	而材因于山帑損于公市無追呼野鮮私躡	神者衍復脩廬畦井之行相顧曰美哉	居夷矣衆善咸治乃獨繇之仁心為質故機	道悉當可徵西門豹史令之引鄴水溉田悅	宜致此矣昔西門豹史令之引鄴水溉田悅	宜致此矣昔西門豹史令之引鄴水溉田悅	至則歌之不休而鄭渠秦人鍾畝寔名之	然則中丞公其自為憲哉是役也于中丞公	小小見半緒諸公今為憲武道不憲丘公守	叅伯移寧武郭公今為憲武道不憲丘公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土分猷續施具弘前攝守計董君新下判寇	君今陳君咸見勤勤而郡守馬公寔新下判寇	更劈畫中窾邑周君則綜計而終始之前簿	劉守訓今張簿千戶李鳳鳴苗國輔司鼎百	戶孫衍慶則皆與奔走法得末書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建迎澤橋銘有序

伍成極攝橋樵以不城建	士龍王守易蘇圯絕而	與倅君巡木蘇圯絕而	邑陳世兩木蘇圯絕而	健君卿道石為不入毀南	兒鉉太事石為不入毀南	備陽原與與石為不入毀南	邊曲守叅叅石為不入毀南	畚尹關君劉君國光董君大謝君	休梁君廷君國光董君大謝君	者君廷君國光董君大謝君	庀之訪丞董君大謝君	財垣丞董君大謝君	分簡董君大謝君	職兩君大謝君	左營大謝君	右之化君
------------	-----------	-----------	-----------	------------	------------	-------------	-------------	---------------	--------------	-------------	-----------	----------	---------	--------	-------	------

創建儒學常平倉紀事

金城增強善建不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
 問令望永吉保之敢告司防李維楨
 凶歲多暴自古記之故成周司徒之職合養
 於教其思艱圖易者乃其敷典和則者也為
 士而寡廉鮮耻匍匐公庭搖尾乞憐以冀升
 斗則禮義之謂何顧饑寒切身稱貸無路方
 斃斃莫必其命而欲繩戍晉禮大義必董校則
 司教者亦與有責焉庚戌晉租有侵予董校則
 諸士子枵腹狂奔接踵乞學亦至矣而待濟
 無窮始而貧者至繼而富者亦至矣而待濟
 故蓋晉土高亢水澤不通一遇旱災焦工千
 里且山麓嶮巖勢難轉輸即有產之家束手
 莫措貧富俱困勢所必然予惻然痲與府
 縣商之置田收租遇歲歉而免賠糧養廉
 出息多拖欠而甚得空月廩糧一若常平積穀
 便而苦無其貲查得喪本計莫若常平積穀

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人然後鑿深築翼

以脩百有二三尺廣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

而贏石菑深三之一閱四月而憲使孫君承榮

還治率作訖工以覆中丞名之曰迎澤窮因其

門云徒杠輿梁古為王政今著於律即窮鄉

下邑莫不宜然陋就簡今極敞而後圖之

舌者哉前人不因陋就簡今極敞而後圖之

甚矣舉之難也中丞撫晉功所宜紀太常考

景鍾垂青簡者何限茲茲役雖細要以革故鼎

新非一手一足之為烈矣諸閣中事以詔後人未

銘曰城則有隍隍則有梁南面而治萬邦之方

湯河山表裏故隍都晉陽南面而治萬邦之方

石梁翼翼示我周行如虹斯帶如漢斯章之微

哉倚翼匏涉葦杭靡揭靡厲漸惟裳日榮

出何息坊劇驂崇熙縮覈厥亢穰雨何深榮

淫水何息坊劇驂崇熙縮覈厥亢穰雨何深榮

書院供億支銷向屬本道循廢並道無別項分支
用近來書院支銷向屬本道循廢並道無別項分支
毫而該州轉縣長屬烏那移以借學廩之射相蒙
大率歲月轉長便屬甚有矣與積於無用餘
廣學校之儲峙於理撫院孰公按院劉公用而
耗於妄費也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兩
公皆報議遂定據太原府開郡自萬曆三從
與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開郡自萬曆三從
三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各州縣依多寡一
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行縣酌議各州縣依多寡一
不仍留該府州縣寡者學法於平倉本稍成
其後穀價如三四錢內外即行收糶七錢內設法
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價六錢內設法
即行發糶大比時過三石則減一二錢止
許生員平糶約不得過三石則減一二錢止
名而得踐值之利貧富均霑可絕此苦且
無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賠糧拖欠之苦且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踐糶者因稍增微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
好義生人食賤歲不荒或於風教未必
使諸復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教未必
宵寧復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教未必
無小補云雖立法易用法難收支非其
人轉換不以時則勞擾侵漁虛冒涓損之弊
種種不出廢咎歸于善而反議法之無良
則示大槩一不許乾遺一大戶以故先為之
約示大槩一不許乾遺一大戶以故先為之
許生員一包攬以致積多一年不許借賠累一
致拖欠一不許以致積多一年不許借賠累一
收支失時以致積多一年不許借賠累一
之賢司而每歲清查振刷尤在吏胥加多之
意焉庶人霑實惠而法可久行耳吏胥加多之
玩歲以漸湮謹勒石登記發過數目以便稽
考後有增益不防續註項下并書其始末以稽
俟同志君子防續註項下并書其始末以稽

王三才提學副使

重脩三立祠增建考厥記

招嘗聞於世將校而天道

議行世將亂洩於文章其弊也為拘為靡

正議相宣顯洩於文章其弊也為拘為靡

尚範圍於道中清議相高隱託於性命途

弊也為積漸有書院舊矣初名晉人書院

設也皆積漸有書院舊矣初名晉人書院

異致太積漸有書院舊矣初名晉人書院

尋以改卜撫治廢繼復為河汾大書院又

權相禁革廢至見泉魏公撫晉大書院又

而增益夫其歲時不祀晉古廢聖哲異於

立祠云興者何崇正議息何興廢之誰能

清議也興者何崇正議息何興廢之誰能

防川正議興者何崇正議息何興廢之誰能

為哉予不敏承乏晉土董茲校役歲舉試

事慮以建廠煩民力蘆葦洩漏諸生亦困

於風雨節檄平陽諸郡創構中幾徧而公缺

於省會未定畫爰請於大中丞魏公

則書院固多隙地障其前迂迴以數百席

所履中而尊瞻視則更之妨則因之

在兩隅戶牖隔絕與試事不立夫議之

便予唯唯奉命遂集郡邑移三大夫議於

理因革悉大命遂集郡邑移三大夫議於

各處洞開重門東西建席舍五楹門四房

金取之歲考長衢不煩民間大半觀矣役

邃然祠宇豁然衢路魏巍乎大觀矣遂成

諸生而諗道者域也望域而赴知所建考

賢知者不道域也望域而赴知所建考

域總之軌於道而於域也望域而赴知所

興廣厲科學宮由此為功途不以經術翼

註取以科學宮由此為功途不以經術翼

夫豈不以科學宮由此為功途不以經術翼

之旨而徒知拘今者為未此發以正豪杰有能

之旨而徒知拘今者為未此發以正豪杰有能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六

吾道安焉亦不終身不能盡爾諸士能者
習焉斯校藝於斯者斯奉持惟謹叛離者恠
習具在斯督學使者斯奉持惟謹叛離者恠
明旨黜蕩踰者黜歛之何至有驚而詭為衡之
誕有黜欲聘而若歛之何至有驚而詭為衡之
才有所網望矣或曰信如其言而乃墮詞稟
以干文網矣或曰信如其言而乃墮詞稟
於正端有命乎予曰信如其言而乃墮詞稟
章而忘性命乎予曰信如其言而乃墮詞稟
言性命非性命不可言文章而性命無罕
待言可也聞夫見之謂焉之聞作不賢者見之
為不庸德庸言何窮理非吐詞以抒心非性命
子爾諸庸生執經而窮理非吐詞以抒心非性命
也爾諸庸生執經而窮理非吐詞以抒心非性命
理而悟本原放之四海而天心可流通率之
日用而事原據如日中而天心可流通率之
下昭察躍立然功即古先哲所履朽何以立
德擴此以立功即古先哲所履朽何以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七

加焉有隱羣居方聚正而喙矯復生厭薄尋常
鬪奇索隱羣居方聚正而喙矯復生厭薄尋常
者失真而幻更尋幻號於一切曰寔寔性界而
悉付之溟滓之章乃命安於人曰寔寔性界而
也嗟嗟既無立之謂何始於清議而卒於閃
倏無主可與立之謂何始於清議而卒於閃
橫議究且心喪道廢者得之藉口矣故昔
為之崇焉反使議廢者得之藉口矣故昔
之改也董立正祠也示模以正治之法今之
考之也董立正祠也示模以正治之法今之
總之域於正而止中承兩魏公意相成而
前後若相待也然則承兩魏公意相成而
深慮不憚以待也然則承兩魏公意相成而
端世教進於治矣謹敘其始末以記郡心而
守關君諱廷治矣謹敘其始末以記郡心而
其事而董廷治矣謹敘其始末以記郡心而
并得書者訪縣主簿劉嘉賓亦與有勞始

王三才提學副使

孔子洞記

元平左丞西呂九里山勢院秀拔者曰冠士

有肄業者恒傲居僧寺中復志而未遂既

謝政歸則書院已為汪叅政遠諸士州重脩矣

君見嘆曰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州重脩矣

克盡釋奠之誠乃相書院瞻拜朝終歲弗

慵其何以屬學乃相書院瞻拜朝終歲弗

廣倍之中可劃以顏子曾子配又壘石為二

為洞肖夫子像以鑿子曾子配又壘石為二

洞以備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

書院相表裏經始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

十一月君書來屬宇記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

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廟祀以王

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幾於

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髹

聖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岩洞之像設亦莫不

然觀者不以為異而茲以為異耶或曰彼之不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八

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丘垤較余曰

不然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曰雖不繫於洞之

有無但學之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客謁之

其殆有所默契恍悟於羹牆夢寐而趨對越之

德性命之懿亦由是聖功進豈直科目之友講

已乎蒙之象曰養正之石與親炙之者奚有間

耶况禮以義起因山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間

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未備於衆人之所

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謂未備於衆人之所

李將軍祠記

法武安君而觀美已惡為知太宇守

古可尚也故垂名竹帛與倫白起何也翦廉

並稱絜功校能故垂名竹帛與倫白起何也翦廉

挾起坑降已為天不武肆行郵之誦勢難再奮王皆
亦無人功於楚也武廉頗君智雖胡虜數十萬騎終
降滅三大國以開狄益我中應國朔河曲保德外及
崑嶺之微窮兵黷武之愆故夷夏有限之嚴無山
之績胡馬雖欲長驅一則困於努末之無力
表裏隔於風土之不宜使中國坐收其功治之
一則民有老死而不可使患者莫非其功治之
長技民有老死而不可使患者莫非其功治之
也夫聖王之制祭法施於民所以死勤事以
勞定國能禦大災捍法施於民所以死勤事以
先有功德于今在其位則祀之武安之
祀孰宜焉

七烈士廟記

余讀左氏史紀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
輒之亡與悲也乃嘉靖癸未秋余巡郡未嘗
不掩卷而悲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九

忻州之九原也世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
宣孟之田邑也世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
如故檀弓云余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
原蓋即此地云余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
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侯山乃嬰之故村
韓家溝乃獻子宅里遠家莊乃公孫之墓俱
在焉余因命父老導之出城南郭門則酬
嬰墓反而出城北則酬杵臼墓又東南馳二
里則酬獻子墓而旋宵而永喟緬惟諸烈
士年代遼遠而瑩荒棄非建祠以合祀不
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槩在天壤
間靈星耀振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
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
龍王廟焉徹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見
斷碣伏莽刻莫辨洗穢徐覽始知是為杵
曰故祠乃白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
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咸是之復下公

檄遠成且謂余曰載匪之祀何按以表烈晉匪何大昭也杵白朔之變屠氏之無道孟所薦士也杵夫也下宮之客也獻子宣滅屠而反其田邑曰死之難矣哉當宣之子卒驟諫也靈公患之可謂難矣命於公而賊也孟者提彌明之右也靈者受命於公而賊也孟者提彌明之焉倒戟報食不謂之難也皆感宣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於是

按察公署新建關壯繆侯祠記

晉關侯祀也遍祠天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

盛華門圭竇之人甕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里委巷三家之市率有叢祀賽具其在藩司者列儂身氣承乏與椽曹北屋余出入輿過之儂身氣承乏筵南北相筵而左潰垣外斬艾蓬蒿九尺之攝司篆相筵而左潰垣外斬艾蓬蒿九尺之相廢署柱石瓴甌屬十伍可用不虞矣徙而為祠二槐合當地中央倚槐北為祠崇雉廣容扁三槐列容大遠條及祠一室四楹廣容扁三槐列容大扁六箇前有軒旁有廡中各角左右三尺有奇四筵祠三面用垣有各角左右三尺有奇倍之門內闕西倍之門者屏蔽之以西故有東鄉通者為之仍歲禮朔望謁欵之儀定為秩小祀余竊聞之則有緯曹管鑰以時啓閉其鍾鼓爵鼎之數歲禮內殺三之一東倍之門者為之仍歲禮者屏蔽之以西故有東鄉通者為之仍歲禮

有阼席安則往有而上不用車禮則有左右與行昭則有隨衣交則
恩若兄弟而天稱萬人侍立終日其禮如
此當漢之季將下且耻為之輩旁舍而况
漢於茲猶有宿生侯寧當坐吾輩而無
乎於茲猶有宿生侯寧當坐吾輩而無
之刀筆吏次乎崇處非其所湫隘塵其
面血食侯不加之禮必南鄉藩臬體詎
可二矣鄉大夫飲酒而賢者入見必攝衣
有如鄉大夫飲酒而賢者入見必攝衣
延之上坐侯不於鄉先正於君為之明
客之不上如侯不於鄉先正於君為之明
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重於祭禱祠祭
供絡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之壇宮祀
可苟而已安禮為何由蒞乎官行法君
俗而責小人之禮隆也余為禮舉敢私
侯聰明正其直而一事也又按蜀志豈
福不欲以其禮事神耳又按蜀志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稱也後寇將軍漢壽亭
侯關某漢壽王表於漢帝稱也後寇將軍漢壽亭
代以壽亭為封然所封侯操劫遷禮樂征
白馬圍曹操表請故漢獻為操劫遷禮樂征
伐悉出矯制非真曹劉後也惟先主曰壯將
軍假節鉞事其在帝意也後也惟先主曰壯將
與穆通俗諱繆為略而不稱余謂拜與謚出
自先主侯忠於主其靈承無疑至宋封崇
寧真君元封義勇武不安王奪威較若三辰
以侯生不封奪志死不可奪名昭若三辰
麗天詎假二號為重祝史正辭因悉裁之而
直榜其門曰漢前將軍壯繆侯祠顏其掇
曰絕倫逸羣之忠武與侯比肩事主鞠躬
盡瘁侯嚴重之采其書嘉獎侯語知所歆也
冠服或同王者亦神晉吐之乎舊圖改定庶
不踰禮以受忠魂將其吐之乎舊圖改定庶
語尚長老之耳將之以士而正焉非也維具
述本末就稽古尚友之士而正焉非也維具

紀傳

漢郭有道碑記

也先其生先諱泰自字有林周宗太原介休有人

之號郭叔者寔有懿德先生文王誕應天焉建國命氏或謂

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測量弘深姿度明哲孝謂

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砥節廣礪大

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周幹華隱括隨集帝矯學時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游絕于時而響綏和之

收文武之士將墜形微而言之附未絕嘉聲而響綏和之

從紳珮之望形微而言之附未絕嘉聲而響綏和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二

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之好德以謀不朽哀悼

靡所實念乃相與惟先生之音猶存者亦賴之

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闕斯禮於樹碑表之

以見述也今其如奮于百世聞顯於受無

墓昭銘景於休先生明德通玄令聞顯於受無

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令聞顯於受無

唐汾陽王夫人王氏碑記

深鵲象配德合寵光之義

茲銘召貢保此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民悲悼爰勒

辭召貢保此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民悲悼爰勒

樓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幾行其觀招委

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緡紳言觀其奧

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書

至極况動循法度躬事蘋蘩揭夫而表儀

高門秉一而輔佐君子則有四德而表儀

唐元輔汾陽王之儷本盛族著於太原

高祖長諧皇左武衛大將軍泰州都督平原

列階戎郡夫婦宗生夕循師宗誕人闕縣青郡	通河漢之津地成冠蓋之里每令節嘉長	庭高會青紫照庭環珮盈室薰灼人代莫賞之	與京然約已尚柔從夫福順服仁不倦率禮	無爲總是具美允應多妻亦嘗排鳳闕謁龍	顏及承制曰汾陽郡主師友郡君氏	悅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太原琴瑟作賔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實由輔助之	力可封霍國夫初著陽受命東征長驅河	規衆女以典於西土三徙其居導伊諸子以義顧	問奉殊常之寵錫容止合盛業威儀可觀帝嘉	其賢尤所稱重宜其阜昌盛業蕃衍華緒荷	之恩渥於上天保節耀於當盈必損人蘊高然	誓棄浮華願正覺於捐其服乃捨京城愛	染思契理於勝因將息於法雲景福所憑斯	西別業奏置之法室立禪誦之法堂景福所憑斯	塔院置經行之室立禪誦之法堂景福所憑斯
--------------------	------------------	--------------------	-------------------	-------------------	----------------	------------------	-------------------	------------------	---------------------	--------------------	-------------------	--------------------	------------------	-------------------	---------------------	--------------------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

之夫事人涕泣以扶孝持常連夕不寐相十九歸客
先公舅姑以孝謹稱爲先公衆人遊觀之
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其內助禮敬
所往而捨所觀而觀夫無小人小事未嘗必
尤至而仁人寬厚自牧雖小庶不異已出必
而後行夫恕視婢均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
幼孤夫存視婢均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
整不喜答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
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爾
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遺棄小兒屢收養
之有始商出未還而妻死兒女散逐去
惟幼者始二歲人還所取夫兒女懼必死使
抱以歸時聚族甚衆曰幸蒙有收養得全其
願以爲獻夫病人曰大寒有負待汝歸非欲
爲藥餌以濟病者曰大寒有負待汝歸非欲
欲呼之凡有人所勸止曰慎勿爲此唯勝則
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勝則兒有過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四

則不掩也常曰夫子所以六人者由母蔽其
過而父不知也然於教之抱恐其少驚啼纔
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抱恐其少驚啼纔
數歲行而或踏家於走前扶抱恐其少驚啼纔
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曰乎飲食
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皆叱止之曰乎飲食
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所以惡言罵之
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
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
不右曰患其不教之使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
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
爲之具其善教女常以曹大女戒居當教告
人當如見物必善加愛之先公罷尉廬之視
物當如見物必善加愛之先公罷尉廬之視
寓居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廬赴視他
備不足夫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儲
其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處鄰婦
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陽儻葛

焉	茫	昧	遐	齡	未	及	奄	爾	薨	殂	享	年	七	十三	以太
曆	十	二	年	正	月	辛	未	終	於	平	康	之	私	第	皇
慈	興	歎	中	使	長	弔	汾	陽	以	睽	偕	老	之	期	深
掛	之	恨	撫	襟	長	悼	亡	何	及	即	以	其	年	六	月
二	日	卜	葬	於	萬	年	縣	鳳	栖	之	原	恩	詔	贈	率
加	常	典	哀	榮	之	盛	今	昔	罕	儔	有	子	六	人	長
銀	青	光	祿	大	夫	詹	事	上	柱	國	太	原	郡	開	國
公	曙	次	曰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行	左	散	騎	常	侍
封	郎	中	上	柱	曰	樂	平	郡	開	國	公	尚	書	吏	部
光	祿	大	夫	試	殿	中	監	駙	馬	都	尉	次	曰	銀	青
校	書	省	著	守	殿	中	少	監	曙	八	曰	朝	散	大	夫
縣	令	盧	讓	金	佐	郎	適	鄂	州	觀	八	使	吳	仲	孺
女	適	衛	尉	卿	張	次	適	女	殿	中	少	監	李	洞	清
次	女	適	司	門	郎	中	鄭	渾	次	適	女	適	州	別	張
邕	次	女	適	和	州	刺	史	趙	縱	幼	女	適	太	常	寺
王	宰	並	銜	恤	在	疾	是	宗	窳	帝	女	適	天	人	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五

貴	從	主	婦	之	儀	手	制	衣	衾	親	臨	祖	載	自	宮
野	徒	行	號	擗	此	又	盛	德	所	感	明	靈	永	慰	者
汾	陽	屬	當	出	鎮	瞻	望	不	反	思	刻	金	石	以	紀
猷	縮	顧	無	讚	美	之	能	虛	承	敘	德	之	命	式	揚
實	以	副	永	懷	銘	曰	赫	赫	崇	勳	鬱	為	元	臣	莪
淑	德	奄	有	方	國	夫	貴	妻	尊	恩	深	寵	極	聿	莪
政	以	懋	嬪	嬪	則	愛	自	中	年	嘉	聲	克	宣	魚	軒
翟	莠	嬪	娟	嬪	從	如	雲	歌	鍾	沸	天	永	言	浮	世
悟	貞	筌	玄	夜	何	速	青	鳥	斯	卜	惻	蒼	筓	蒼	茫
陵	谷	惟	貞	石	之	不	朽	庶	斯	言	之	可	復	簫	載
唐	李	晉	王	傳	輒	掩	卷	嘆	史	至	唐	李	晉	王	事
全	大	忠	如	王	者	千	載	而	下	令	地	沙	陀	有	唐
曾	輯	其	事	為	之	傳	而	未	之	梓	也	人	有	遐	唐
門	與	大	夫	袁	公	拜	王	祠	下	貌	像	曩	余	秉	焉
益	令	人	凜	然	有	忠	義	之	感	顧	向	未	有	祀	典
檄	代	守	田	君	歲	春	秋	祀	之	時	又	曾	欲	梓	其
而	未	之	果	也	歲	丙	午	冬	直	指	康	公	按	代	觀

弔古封王墓三丈不許致利移墓大頭瞻注徘徊不爲
然疾王之謂哉頗長不及便即石公毅然欲勒
石豎祠下顧傳詞曰啓天嗣而有語道者不以
梓竣余拜首楊言不啓命而哉語拒兵武興
而伯夷叩馬夫豈爾當瞿致望夫義勝而無功
天語義者不以命爾當瞿致望夫義勝而無功
爲之秋而王惟皇瞿瞿致望夫義勝而無功
濟且當王之天與人歸惟有欲安唐社稷于萬
誓必不作九天錫禪惟欲安唐社稷于萬
一嗟嗟王之禍則當刑而陽生逢文信國之執
遭平原之禍則當刑而陽生逢文信國之執
則厓門固其死也速不夾一勝夫王不窮
亞子雖欲不踐天子祚不可得矣夫王不窮
唐而天豈肯負王故王之觀自諒者心也亞子
終未嘗負王也故王之觀自諒者心也亞子
制者義也其不能諒下制者天也
元氣獨磅于上天下間浩蕩于今往古常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來今之際而泯滅者王之禽獸制人不諒之
余因慨宋元之際道亡義淪禽獸制人不諒之
下與夷狄而幸嗟嗟王何如哉傳梓矣禽獸
徒以死爲幸嗟嗟王何如哉傳梓矣禽獸
胄之士生中華事君者非也而讀之李茂春
然自立于忠義之場者非也而讀之李茂春

宋二程母上谷郡君家傳

爲河東大姓曾祖兀祖嵩當五代之亂以武
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河川以爲潤道武
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第爲縣潤道武
丹徒縣令贈尚書北員外郎母福昌縣大
君刁氏夫史而聰過丹徒君愛之無所
不能好讀史博知古今雅合其意常嘆曰恨
子每以政事間之知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
汝非男子政事間之知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
夜出素秉風厥之自多日暮作不知復出者

氏舍夫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
苦之夫人居待之舍有道遂友柔良及遷去王姥
涕戀不相已夫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
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
在乳姥輩悲泣如號夫罵止之廬曰再當求
得苟亡失矣汝如將何為在廬曰再當求
多怪家人告曰有稚乎扇夫與人後人不敢復物
擊鼓怪夫曰有稚乎扇夫與人後人不敢復物
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有知人之
鑒姜應明者中神童地人競觀之夫有知人之
遠器也後以罪廢我願兄勤讀書兒又竝書二讀
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
處士及先兄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
夫知人之於童稚中矣寶藏而澤使後世見
孫之婦人之精鑒夫好文而辭章見
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
平生所爲詩不過三篇皆不存獨記在歷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七

是時先公觀親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何
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何
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
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亂之事常掩卷
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高遠慕不已嘗稱
太宗得禦戒之道其識慮高遠慕不已嘗稱
夫人之弟可自稱多病好方智甚高嘗謂不
如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道中瘴
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
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復命曰今日百五
爲我祀父母也明年終前一復命曰今日百五
年甲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
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
封壽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殿中丞侯先生墓志銘

先生太原府孟縣人可宦

既四方壯盡易寓前華陰少時為儻不羈以暑氣未嘗自喜
 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就以書幣而西多致有善具
 禮命者亦盜往應名之故賢自儒而結轍西使服先生
 勉就科舉再試春見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
 曰丈夫之敏公奉命出乎征蠻酋農智高攻陷
 二廣孫威非奮然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爵
 其軍事先為生宜遂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成
 言事者以鬼非廢醫惟巫言是知其用雖或親
 疾皆棄弗視先而誨以義理嚴其禁或母之
 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人既至有老不知化巴人
 取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知化巴人
 先生為立制度稱其家之無女語之變其俗
 是者有誅未越歲巴無過時之無女語之變其俗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八

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郡
 弊先生抗議計司爭帛之數十卒得均之傍郡
 境多虎豹農者不敢發朝暮耕親執弓矢與後
 從事迹而追去遠或數百里所殺州華原主
 後皆避人遠去復為害再調耀州華原主
 簿有富人古地籍惟入利誘貧民而至其家
 田券多出至萬畝責其歸失業者復安其生
 郡胥趙至誠貪狡而暴持郡史短長而為其
 利前後為守者莫能去郡患之先生交為之
 罪荷校置獄自守而下一郡恐生禍交為之
 請先生不顧卒於守帥府而誅之聞軍快服
 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
 官計省第折博最就大評長安部使巧
 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部使巧
 涇陽縣至鑿小鄭泉以廣灌漑議復鄭
 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

已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至能以微文人疾其不能
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先
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已
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善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貪邪姦若寇賊怨顯攻面數意
其人之改而後已雖甚貴視之藐然遇人善
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之已也博物之強
記貫涉萬類若禮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
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筭數
之學無不究其源淵先生發強壯勵勇於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古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
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之難能者先生安
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强所及少與顏
為友徒步衣互出而謀食以養兩家如一顏
先生曰步其千里為君乎未歛而先死矣撫其
不暝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歛而先死矣撫其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九

而暝顏謀葬其勤百世而足則顏死以益之卒
克葬先生辛勤百世而足則顏死以益之卒
襄其時方天寒孤妹為憂未遑已遂適
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孤妹為憂未遑已遂適
以嫁之近世朋友薄臨患難起廢疾先生力
其無歸石之儲而使人然也一其自遠歸家先
生為歸非力能也誠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
人方以囊告友治吾廬而與之生父病亟
醫須百千巧為友人治吾廬而與之生父病亟
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生父病亟
京師里中出金贖行北還悉散其所餘計金
鄉里以資應詔也人不可病於逆旅者當與
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不可病於逆旅者當與
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去病者貧無以
為車乘先死矣遂留去病者貧無以
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兵已濟物若困無推
矣少喜攘苴孫武之學兵家之濟物若困無推

尤詳於西北之形勢宛如其在山川前道熙郡未開之旅
織細備具西聽先者談如在源之朝廷地恩德為明至
時韓忠獻公豪六百人渭以朝之廷地恩德為明至
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渭以朝之廷地恩德為明至
利害皆一感悟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成金願
為藩籬忠獻公嘗寇其邊主將出兵禦戰轉績之
以撫平中虜嘗寇其邊主將出兵禦戰轉績之
年治平中虜嘗寇其邊主將出兵禦戰轉績之
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
視其迹受命即行朝皆爲虜之心先生按
三十騎令涉虜境日暮幟旋與徐乃分其騎爲
見疑以爲大兵誘而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藩
酋反覆繫其親愛而質之多至數百人苦者
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雜先離怨益甚其
後釋縻而歸戎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
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興絃誦者
幾二十年官之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者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

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
於詩晚蓋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
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
楮貨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呼而當五代
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呼而當五代
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丹徒令贈
尚書北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昌縣大君
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妹封永壽
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其封官自
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郎勳騎都尉服
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秋八月寄葬於華陰
之保德鄉舉前夫年附焉顯先生弟之華子
也知先生之舉道爲詳故將論載先生治之
詔後人銘曰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瑩惟
其清風與山無窮

國朝太保周文端公傳

年公進士經父瑄伯字常天玉順陽四

程顯

家茂	目壑	常又	間動	山當	爲給	土不	足言	得倉	倉銀	上說	中官	鸞兩	不與	經十	部裕	直節	臣以	不允	壽人	治二	官言	泰陵	懿贈	守官	部尚	曲人	
不陵	王苟	收乞	有請	東給	燈事	木足	請更	相銀	市馬	公言	官織	准中	與中	年寔	頗傳	以災	得允	以年	二侍	太子	東宮	太子	廉故	尚書	人宣		
宜妃	府指	頃畝	數以	七月	費中	費宜	盡命	壓兵	部公	并造	准官	官出	准出	具草	踪省	故公	大郎	明郎	子講	子講	宮講	子少	鄉無	致仕	乙卯		
獨家	賜田	因稅	詭部	人公	又非	廣于	諸省	僕銀	輒日	停浙	給事	南中	京織	尚書	此幸	上會	諸司	川民	禮部	宜華	大跪	歷宅	公田	寬大	士初		
異私	畝輒	旱即	賜額	曰疏	執不	節不	稅役	馬給	戶部	織造	者請	官織	鹽造	凡疏	疏止	屬公	奏草	田獻	條奏	請訓	東東	翰歸	林寄	家至	江寧		
疏田	稅增	耕公	并顧	山竟	肯發	乃宜	浚于	錢輸	中魯	大請	同諸	竹銀	二請	萬長	出經	誰獻	疏奪	田歸	監經	坐每	聽起	立坊	中卒	善論	京刑		
三與	二畝	退日	傍壽	東與	歉脩	靈臺	奏倉	增銀	三萬	同缺	戰木	稅萬	兩蘆	又鹽	湖稅	疏事	朝八	年部	執部	從聽	弘內	侍莊	議				
四民	分稅	河間	近寧	民侯	民貧	民寧	宮不	可調	輒役	戰馬	戰馬	稅鈞	鈞不	與	出太	陽請	出太										
上田	外貽	一遇	地多	田有	千餘	頃河																					
會比	戚累	一遇	地多	田有	千餘	頃河																					
雄一	不貧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縣切	宜民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有還	獨轉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以民	優爲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退壽	又流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灘寧	聞徙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侯		遇地	多田	有千	餘頃	河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獻為三年致仕宮康莊者即十念南公言擲其奏抵罪
十三年起禮部卒贈太保文謚文章端及授初在清
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
守正應變剗裁不滯屹然有古臣風

太保耿文恪公傳

公名裕字好問清林為庶子景

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順元清惠公在
內閣改翰林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
惠斥去謫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
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
姓諸侯年幼者令書授于國學二公類古
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于國學二公類古
吏部轉左法者為書授于國學二公類古
平銓法疏理諸請寄進尚書忽改南禮部
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泰陵即禮部
兵部叅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喪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二

諸大禮傳經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
議公請遵賈胡嗜利輒開海子道宜却六年
貢尚書吏部賈代三原加太子保天順初
復諸王出閣南陽授翰林講讀官八人
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講讀官八人
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王侍
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進王
公以爲例不可餘進士語不遜公劾十
上為奈一進士名餘調外公在吏部薦
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抗議守正律身
子清脩不營產業不居第約儉蕭然無異
寒素公偉幹髯儼若神明學問該洽文章
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
保謚文恪人公也舉丁丑進士與野山太

侍御傅公傳

人也諱霽字應霽號兆野山太原

朱公門色丰神之重私計不妄言夫笑同儕必能為者
輒家肩鉅履鴻相親莫逆于獲心未幾予夜以
國言杖亦闕廷瀕死辱公顧憂補華亭令拯兩
郎去南公北劇邑陽一令以廉靜鎮之咸陽兩
地皆梁士民歌誦而華亭革櫃頭明宰巨
室賴以生全保護如清風所稱神
之矣蜀批却導高恢召入為御史一條倉漕
再巡以治行高恢入為御史一條倉漕
公便宜狀皆其文巨者西蜀帥巨帥以重金嘗
溺職請歸即尚虛名不伯貸竣事還中計事仲兄
病遂請歸仲兄痛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
義迫于中疏云臣方兄心疾首不能久謙勤揚
著沈塞迂滯臣方兄心疾首不能久謙勤揚
為國大用今中其罪耳兄不如何罪獨便令
華亭與柄臣郟其罪耳兄不如何罪獨便令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三

旨下雖不行士論難夫藩叅服官至且級貴公
議以計免不過免官非也死損其雄與尊銓
也至尊寵也御史司也公損其雄與尊銓
寵者亢官可罷兄冤不白即藩叅與尊銓
服官者亢官可罷兄冤不白即藩叅與尊銓
嗟嗟世衰道喪閱牆作無論豈夷所哉
紳家貴盛而愈隙分門割戶至通販披情縵
嗜杯酒者骨肉曾不數家珍至其薄切倫常有
明詩書口譚性命道有聞所厚者墳篋送公何
方且軒軒以職于居乎然偕伯仲墳篋送公何
如也公雖落職于居乎然偕伯仲墳篋送公何
怡愉旦夕引領公出而胎育元氣增光廟社習
而公遽謝世悲哉夫一人凋光貫石質起神
蒂千萬年惟此真常一人凋光貫石質起神
古先諸名碩大儒挈德比寒病不能先言公
為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寒病不能先言公

哭而搏病中時投金西岡大夫起聞食之
人訃憂病中醫門時寐千語而見大公立人飲母夫
公孝友縮結自其天性長而世不根孝親者詩
而能敬長者亦未敬之謂矣予嘗不
曰我儀不圖之仲山甫舉之公謂無關國是
太史氏者三極之孝友傳豈先其正曰求忠臣
知孝友者知言哉我維紐也家以孝友為諸臣
孝子之門三知言哉我維紐也家以孝友為諸臣
鵠金匱石室滅不知其敬為之公前疏者否予
公亡恐其湮滅不著敬為之公前疏者否予
采焉鄒元標曰予束髮道云冉冉至矣而為知
孝友為聖學樞也予昔期傳先生勳名為國
政言孝友即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勳名為國
家奠盤石爛然旂嘗乃其豎立家庭間宏遠
如是雖齋志沒百世丁鄙薄亦當興起奚論
勳名哉

王少叅傳

其公先姓陳翁有震字潛氣浦起然吾公號其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四

伯子初為諸生試輒高等己卯舉女癸未第四
余偕升越明年余為次兒聘公輒邑多姓公之
舉進士令諸城瀕海有民哉然邑多姓公之
公曰吾家少貸卒為所中改襄城人曰肱折
廉其豪不貸卒為所中改襄城人曰肱折
而醫良公其有懲乎乃公卒不懲也時御史
大夫辛公在秉余辛公門下士問糜之狀辛
公曰吾佳令也後聞之歲祿公開廩問之身
輒駕行野設鬻食用是活萬餘人時諸生
捐俸起奎樓作蔚起三載民深德之亡何生
辛公罷公僅遷南大臯公理有倫之鑒獨雅重
去入留都時鄒南臯公理有倫之鑒獨雅重
公往來不厭計部司庾陳公謙益楊公輩皆
為莫逆已改計部司庾陳公謙益楊公輩皆
千石部翁已改計部司庾陳公謙益楊公輩皆
法足之收強半煨燼又調出陪公引罪謝且設
以是多之歸以最入京師承主爵恩才公推寧尊
人具命服歸里進堂下主爵恩才公推寧尊

工部尚書劉入鄉賢文

旌夫爵士可生以以爵顯沒之品祀

隴而祀難夕于鄉里登人公評蓋重耶祀亦於斯沒以

斯誰不朝夕于鄉里登人公評蓋重耶祀亦於斯沒以

人重耶兩相重而祀亦緣以輕行有誠勵濫及涼德則

人輕德祀而世教者柰何其不競競嗟維風之則

大典而司世闡名英布袍蔬食一鶴一琴抗

玉堂華選瑣闡音持衡兩漕返澆還醇兩伯

疏讜論振世希音督淮兩漕返澆還醇兩伯

銓軸善類彙征繼督淮兩漕返澆還醇兩伯

作崇衝潰震驚創關生泐其清帑而金萬世永

賴是誰始經嗟創先關生泐其清帑而金萬世永

行所無事而績以成子躬以盡瘁而之芳名恤即

生終身儒素而祇留子孫以清白而言可予法

遠猷弘抱不獲究其用於朝三立先言可予法

德可傳功不可參茲鑑無媿於朝三立先言可予法

恭膺簡命參茲鑑無媿於朝三立先言可予法

幾得括人以肅三晉之典刑孰意先生之亦庶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六

也他數載而祀典之湮下廟楹嗟嗟月旦生心

領他務未違而祀典之湮下廟楹嗟嗟月旦生心

齊得喪忘死為重飄乎騎箕尾而馭名卿嗟夫

豈藉祀典以生重而祀典實假重于名卿嗟夫

嗟俎豆在陳黍稷惟馨某顧瞻廟貌而稟為抒

弟子之情亦冀後有作者顧瞻廟貌而稟為抒

范型抑先生有靈尚亦啓祐後人而俾之使

踵以丕承尚饗

巡撫萬公德政碑記

大志孟軻氏稱曰古之為人

非伊尹傳說之流不足於當民一夫後世之居夫

學不本於王道志不在於生民一夫後世之居夫

上位乎人之本朝其能興道致治知古之而

斯民遂為之失望求其能興道致治知古之而

人者猶威鳳之祥麟芝醴泉數百年仍不一

見往予冀方荒瘼連歲加以邊塞風塵不一

宗皇帝憫元塗炭命以部安侍郎兼御史中

世丞南昌萬公巡撫其地以奠安之維公負命

世之才抱經綸之具承霖宣憂化坐鎮一方爲濟世之舟航爲澤物之承霖雨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行焉當是時舉先視俗之利病民之好惡然後行焉當是時舉先視俗之利病民之好惡驛遞蓋百年之類敝至是調不均其產破於求政令之法不齊賦役之調不廉得於其狀不財竭於供餽民交轉徙無告以道濟之迺訪忍其在野詢於有位采得思以其道濟之迺訪於除苛撥亂反正建調停之術捐折變之法刻僞除苛撥亂反正建調停之術捐折變之法刻高下中度弛張合宜力爲行之目者數十驛傳事宜疏奏於上而力爲行之目者數十驛餘萬及他雜色異名與積年逋負詔書所蠲免而有司不以異名與積年逋負詔書所蠲胥豪徒諸奸利之輦一切不得乾沒其間由是得息而漸其聚樂公去茲土迨十年其效官私便田安富苦邦之衆行而歌坐而嬉若不知有疾苦吾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七

者考昔之大臣股肱王伯室藩屏四國能以澤嘉惠下民如周之召伯在陝唐之宋璟在杭能使其人戴之而不忘去之以益思有詠甘棠以懷其政者有號陽春以比其德而公所統四郡百邑地方千里被井邑萬近遊歷所及遠而德音之所被井邑萬近或談述其盛美或游揚其功烈赫之顯德不啻麟鳳芝醴見於世不啻宋璟之生於今雖鳳子稱伊傳所志以伯準古亦儔匹也哉鄉郡耆老將樹石紀公遺愛因假筆於余謂公德大將樹石紀公士太史必有如吉甫之歌申侯之頌僖公垂休光而照後世者雲深野史辭頌僖公淺那敢以塵玷公之大雅衆不辭已萬條叙其狀繫之以塵玷公之大雅衆不辭已萬條叙世方龍志希伊耻德簡帝衷錫之耿命厥征

宗伯李公生祠記

分自地三代至唐漢宗子爵皆官有

公輸之虎冠斯軒民威福刑驅遠奸惓匪克寧居

熙熙朋感而格耻完我室家樂之我田桑子四野

歸民利是用康惠我人亦孔臧公厚流南

澤深延慶淑人君子無大壽無竟詠德白雲深光

明興因浦不加繼則四民涸矣而其仰給常祿若

川之印繩以歷雜文而曹郎以舞文核天舉而配之

請史浩繩以繁文而重以親綜核天舉而配之

有圖其顛連困苦之狀以告哀者蓋今日太學家

展親之典敝壞日甚而勢幾于窮矣今太學家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八

擾時皆殫心畢慮以承公勤之持率之作而毅

郎亦其奸于報可諸一介之行垂橐入取國門無

上所書而夕于報可諸一介之行垂橐入取國門無

而得所尤甚而去十餘萬尸而宗人皆歡呼德公

二者為慶成永和數百人先于己成之宗多至

祠祀公之而言思慶也嗣主德乃馳人書則命之

報而古之聖王至為制如法施于人思則記之

宗室之困于腹乎公既禦而捍之不能聊生可

為謂大災于患乎公既禦而捍之不能聊生可

施于人孰有後如公守而可矣世無子神法

聖加意敦睦公即自有天雲興四嶽諸宗不力

敢自多惟是霖雨自天雲興四嶽諸宗不力

忘以天子祗事不祠忘公遠在固每食必祝他日
者以春秋祗事不祠忘公遠在固每食必祝他日
映公豆間所以使銘太常又祭大蒸不侈在于此
固燿券損貲為宗人倡若公所規其德者余
故重其請而書此復之謂好行德者余
藩紀事中敢併聞之嗣主俾鑄之高大學士
宗藩紀事記以往為士大夫談天賦入計有必益

宗藩紀事記

後諸藩自議以歲額所患苦乃在春曹必益
賦矣而議者謂宗藩所患苦乃在春曹必益
茶牘如山胥如神鬼弊如蝟毛糜金循習如
實漏卮蓋升斗未沾而膏脂已盡矣因循習如
慣以爲固然典茲曹者有儀制而已晉江李
公來爲少宗伯先質于嘗爲儀制者亦以爲
難及受事悉檢諸故牘有要例亡何復議更例
所嚴有過期擅婚而酌例寬之亡何復議更例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九

詔仍舊例而所誤公始正之酌爲不更七八年
莫知其所誤公始正之酌爲不更七八年
行酌例又奏行簡便二法曰酌省重結曰定取
期先是宗室報生有結矣然所司置之其後
請名有結則寢輕則甚至猾胥多方搜索務
在得瑕重則寢輕則甚至猾胥多方搜索務
爲乙甲名既削不得封復以洗改爲後胥
所持封亦罷如類甚多官不能詰也公欲
報生時卽爲稽父母之選及宗鄰諸人
爲保任者爲方冊臚列之五年其宗十人
而封而婚至期按冊行諸藩取之不用結
也冊必手批以防竄易冊既定則又
梓小冊之散藩司人給之抑來訴者爲文悉
補前此未名封者有枉抑來訴者爲文悉
理其無可考者以問宗正司度支諸曹
一有左驗皆得伸雪不期及而訴者亦盡
諸以名封請者至一即止揭人多則數人覆
命下即給勘合往勘合一通止一揭人多則數人覆

皆鬻一自錢矣故公每藩司共一進封者子孫封
不費遞加嘉靖末年姑例至是秦藩數以爲從
爵皆不待封郡王著爲例其別在應諸宗者
故爵力爭以舞文得以厚賂公其著之藩諸
請公又常以舞文得以厚賂公其著之藩諸
胥輩又常以舞文得以厚賂公其著之藩諸
皆洞其務便利其絕人又時相書告諸藩及
用事者故賂遂絕人又時相書告諸藩及
意皆報許公除宗人五年未嘗爲操切核之
法而宿弊盡除宗人五年未嘗爲操切核之
一曰積一事以日則積三十事愈多端愈
起故常戒其屬以吾二積三十事愈多端愈
百千萬人使之爲室便譬如萬人之日而掃
暇顧胥史數十人之室便譬如萬人之日而掃
之則塵埃自絕矣又在省事文移小誤可情
恕者毋輕駁可勾稽者毋輕勸夫省一勘一
駁於我輩甚易而宗室之受惠已無筭矣又
在使事有定期如題覆如發勘合如季冊皆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

嚴爲之程如農畔焉尺寸不越如赴焉時
刻或不則法行事集因循怠廢之病無從
矣或有語之曰宗室何多而公曰不然夫多
之端以裁之公曰宗室何多而公曰不然夫多
宗有寬者寅緣展嚴宗室不能裁也其富而
貧非所以爲法也賤胥非所漢室之富而
令乞哀異姓受制以賤胥非所漢室之富而
曰彼宗室之隸既挾精而來矣即省之或不
璧也徒取諸此以與彼何爲且公能長子返
於茲曹乎公曰固也世不可返而蛇之神助
入也夫愚公移山世不可返而蛇之神助
之矣火傳于薪破拘攣而人獨行壹意如虞
其他公之傳所爲破拘攣而人獨行壹意如虞
其所甚重又在即子孫世立絕宗室既無矣
非獨其身絕也即在即子孫世立絕宗室既無矣
不測無他業是宗坐斃耳吾舉筆至此未晉

之問尸祝相望即胥輩亦公心折無後言惟與
隸三公恤人盤據日久以公奪其不為十
望公不恤也吾官所至好為人便利不避六
萬人也乎公歷曹所振刷尚多而宗藩其
怨多此類即春昔富鄭公賑饑而全活
最大者余嘗語公昔利賴更有何功名富
數十萬自於諸宗世易中書二十四州全
之陰德被於公笑而為余具言其事使記之
貴可以易此言公清不知公厚言其公刻不
余嘗嘆世好人言公清不知公厚言其公刻不
公怒言公周旋久亦庶乎知公矣故即其所
大余與公之周旋久亦庶乎知公矣故即其所
言稍敘次之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少司馬魏公祠記

魏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人
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又直
父喪上自荆司理兩宮下溥四海輻輳其門子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親戚鄉里以廉知自將夸毗之衆無如之何沮
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夸毗之衆無如之何沮
即江陵於公劇不能復親疎矣拜山西道召入
京而江陵病劇不能復親疎矣拜山西道召入
史無何江陵專擅身死而其言者攻名起家者
上夙忌江陵專擅身死而其言者攻名起家者
是拾唾餘筆斃虎紛然兢作公疏論諸閣臣
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
人事者憾之謫公擢判鄴郡南吏部郎光祿丞
人嘖笑如尋理鄴郡南吏部郎光祿丞
已為少卿為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
乃為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以之甫
遷副都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巨璫出領閱
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巨璫出領閱
稅為民鑿齒而礦璫又甚公力持之璫
亦反噬以激上怒而公又書言朝之璫
失譏刺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人播
惡天下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人播

不道語推中公猶入佐九卿不廟之靈山陰不得動
以故廷宇若西伯去攀號泣日燬千者之屬
覆可十年既惜公率釀金置地當國中祠
羣公以志沒世不忘之思又其在晉歷年卒所
祠公言公生平為國名世行旌異事下多施
澤於民以宜覈稽詳實以承乏攝藩篆哀集
李公侍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乏攝藩篆哀集
諸道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孳小民之
數十嚴師交相臺用大治則除貪墨廉徵
依慈父嚴師交相臺用大治則除貪墨廉徵
斂慎刑及獄紳強扶一單弱以紀綱正風俗
諸王以刑及獄紳強扶一單弱以紀綱正風俗
越即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偷魁市猾聞風
遠徙一狐嘯之徒口實礦權虐政流言熒
惑幾構大亂下以索不崇功而立言又為復
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不崇功而立言又為復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二

宮陳俎豆與外治則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
者人刀斗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
百其金矢之罰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
數十萬禦且善操縱欵市無譁而金人誦
益其力且善操縱欵市無譁而金人誦
功歸德而於晉之外例不得舉矣公取與
嚴介入其室蕭然如素士鎮重如九鼎應
變如轉圜之指佞神如羊卜之觸邪見貌始
如屈軼之不言有公無鄉人為無計遠私智
皆事之無言有公無鄉人為無鄉事不計遠私智
小惠于一時之譽而得與公並祠竊謂非所
以妥公而已左丞鄴劉希曾為竊謂非所
氏私以平陸州稅媚瑞至今不入少府其
所信任刀筆吏攘為公取瑞至今不入少府其
人趙夢白文部復且言其人官行不齒于鄉
誣公也實彼喉之且言其人官行不齒于鄉

嶼選郎之血清名者其同官一用釐正此何可
與公同饗門人吳從道氏祠無碑不伐石屬余
子為會公祠與夫已氏祠然門獨以
為文余謁公祠有晉人報功私意更不悖賢
顏門之楣既不唐失晉人報功私意更不悖賢
士大夫見非大公論于義為允公名允貞字懋
忠別號泉大府南樂縣人舉名允貞字懋
生平自有國史家乘不具論所以更祠故
云爾朝方議公贈謚請俟後載筆者余
楚人也為楚辭一章饗公膚剝戎索兮晉疆
何豺虎兮披昌民子遺兮膚剝戎索兮晉疆
兮清君側兮無左騶兮扼其吭兮排闥兮蘇粵
藥并州兮喪星河兮將無同行兮德兮山高水長
客胡以公亡尸而祝之降兮國中央尚顧茲兮壺
漿走謁歎兮皇皇魂陟降兮帝傍尚顧茲兮壺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三

蒸嘗我有二天兮德靡爽均四時兮歲穰穰吁嗟
魏大名兮無量宜爾子孫兮世發祥李維楨

請加卹魏公奏記

事不然肖山中士人之與於國家是

非人之私情也言在野者而位者以安人
人之私情也言在野者而位者以安人
之所為也言在野者而位者以安人
肖是非漸以不明死矣而賢不肖是非不明
則是終無時而明也善者何勸惡者何懲此
孔孟之所懼也若南樂魏中丞者不肖求之
近代罕見其體國賦性真忠無一剛一念於
韋以參之其體國賦性真忠無一剛一念於
軀保祿位其臨事無一可謂公無一剛一念於
其盡職真可謂勤無一可謂公無一剛一念於
至其清潔之性稟受尤異雖舉世以積資私
無害而却之為過者一切不費之銀亦可任
亦莫入而撫晉九年惟者非常祿公費之銀亦可任
其出入而撫晉九年惟者非常祿公費之銀亦可任

悉以交際之至脩於廩脩給乃建其堡私設養錢亦不之受而
聚士子於講堂而身在外心在無窮之室屢進切
朽之功而欲上乃大略如罷天用賢至人以無
直之言欲為上懼略而盡述也由此無死
爭之既無容贅亦不可得聞而盡述也由此無死
不聞既無容贅亦不可得聞而盡述也由此無死
談近代孰可為伍者哉而聞朝議由典加以
厚或言官無可贈所以謂新也安在子為可厚
以其新廢故也此所以謂新也安在子為可厚
夫有非常之臣則宜破例之賞不拘之例
卽異日之例若中丞宜破例之賞不拘之例
者也恩典何常之恒惟其當而已設使中丞
之郵典加厚溢於恒格天之下人未有不悅
服者以其當也寧有破例之推言二由餘此言
其推尚書者再遷矣命皆不推言二由餘此言
史時以建言左遷既而復起以下至開府其清御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四

望著於海內可以立登三事而忠愛之性不
能自巳屢疏直諫忤廟堂之意以致九年不
陞夫以盡忠之趨而淹滯之故而忘
例此人之所忠以趨而淹滯之故而忘
身愛國寧求死後之可破也慮後之以為不
宜薄耳且例之不可破也慮後之以為不
若為臣子者皆若中丞則必加厚不為破
例然既往已不多見將來必加厚不為破
人而子孫援以多見將來必加厚不為破
孰能從之故中丞之比典其當加厚無者也
生則以忠自困死復以例從薄則山中人
敢言而心悲之當俎者必不從是然區區不
能無言也

趙南星

學周公祠記

孔子曰之父之親也子親而無下
之母之親而惟凱弟君子乎凱以使民有

後之道弟以悅安之故學之道嚴師日為難子師嚴然
焉父是衆人之謂而母也于師之不能嚴道家有嚴子君
而教何為者以然且產之師不衣冠而末田疇非人嘗
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緒父而末世為非人嘗
師者垂事養譽法禁節以奏狗之抑或粗厲是猛縛
起奮末而不假道人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
之哉吳周公始督學楚既督學晉恭敬以蒞
為一忠信矣以孚之慎謹以行之端翫以守之
瞞然瞑然於酒食聲色舞知猜禍矣當植而
大強者投籍之斥逐之聲又為一變矣豪當臨
校時數千百人分割而等異之片言隻字靡不
雌黃如離婁之察秋毫易牙之別淄澠士又
為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不避其文不詭于
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修至行亟收之其文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五

詩謬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竿牘之
問筭器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籌而公不
敦槩而頤不衡石而應之無所擬一變矣
能不搢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一變矣
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又為鼠果然月食飲各滿
其腹爽然快心士又為鼠果然月食飲各滿
而頤之母子相權几親老之無所養貧不婚葬
者於焉資即一几親老之無所養貧不婚葬
為區藩王之威命郡邑長吏能教養士發蒙振
落耳力持之以免郡邑長吏能教養士發蒙振
異之名宦鄉賢以郡邑長吏能教養士發蒙振
紹明者表章之賢士又為鼠果然月食飲各滿
試公五年而三試無當昔或拔之今或抑之
其所習軒輊惟其所當昔或拔之今或抑之
昔或疵之今或窺之無逆之固留士又為鼠
一變矣士不窺之無逆之固留士又為鼠
陽之用尊嚴而易窺之無逆之固留士又為鼠
者也然而士隱然若渠堰之未出已也

豪傑化之衆人愧之俗說畏之奇衰逃之禮
然聲如日月蓋備焉不如椒蘭周來也不圭璧
尊尊親親道蓋重脇化而師而嚴道尊民不
誕一非所謂凱弟之化而師而嚴道尊民不
學之驗歟與公貌最久數有殊尤之擢土度不
能留公相與貌公最久數有殊尤之擢土度不
其曰天孫大生祠非古禮也而禮有可義起者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夫儼然以祖尊而
臣爲尸者其爲人卽子弗臣也夫儼然以祖尊而
之形生祠何殊也則息音聲人可矣庚桑楚嚮
之視生祠何殊也則息音聲人可矣庚桑楚嚮
之居畏壘之日記不足月記有餘人猶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俎豆於賢人之間公爲晉師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日異而月不同功十百畏
壘水深則洄樹落糞本崇德報功匪今斯今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六

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祠非虛設也公卽
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入以度外內
知懼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子以教
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而畧
強教者不講于師嚴道尊之禮凱弟君子之詩
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諗
之公豈其杓之人耶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人
以鄉試第一登己丑進士第昌字文伯無錫人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門西三關先是蓋止

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
嘉靖三十三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
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
年改鴈門爲平岢嵐偏寧其五道監督
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地方兵
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
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太原代州將地廣
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代州將地廣兵馬屬

地之其方八馬角則利民設神池寧武四守備中公路美益將
之請也惟是南關與大諸州之表裏右衛水
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相道沒於要害
視三道兵馬掌距義襲而自相為出應何慮不
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里實時合雖漢兵疏
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疏
如雷風大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道國家廣
大守在大同云爾云時則雁門一道崑崙一
道協理之外益固矣然為猶恃藩籬以撤閼道不為知
不足加之守巡冀屯二道為四道復以二道
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屯二道為四道復以二道
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
有五將一遊擊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
有二相信而服習猶之道者非愈所屬清軍屯不
相為用十羊九蕘猶之道者非愈所屬清軍屯不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七

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
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
而愈虛不如此疏數以形明虛實矣不制十注
鴈門以鴈平注崑崙以偏寧似矣不制十注
守備一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入守備隸
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
累有妨簡書即虜一為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
積阻烽火復游已難為卒况仍以五道便
宜掣肘糜費無益寧武所謂於形而門制乎時
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雁門崑崙之
間亦猶鴈門崑崙之左右於寧武之介於雁門
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有餘不守非其政
約非其域不闡出微功假借然後可聲援為德
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聲援為德
知之所不守以心亦使捷無朝廷得責所不
備按所不守以心亦使捷無朝廷得責所不
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為

其八百里使而勞逸均各可以設朝武檄而暮集始而
成如右衛水口爲一虞必窺之害道不參邊大計始
終者與大兩者非角相逐與偏頭厚翼集
直氣是顧是隈者蛇勢者武乎與偏頭厚翼集
擊而夾攻爲常山鼓出繕入非計寧武邊乎長形
制以回視聽新旗蛇勢者武乎與偏頭厚翼集
數百年之利身公作始非人哉首武乎長形
勝制不自舉沈公謂非人哉首武乎長形
論罷矣乃少司馬遷行沈公獨以明少方制三年
於此矣乃少司馬遷行沈公獨以明少方制三年
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人無地同量形不善
制與無形同人善制不量形與人無地同量形不善
以任可謂無心謀是國重惟沈公後之奏請蓋相
足焉因具列之使人後之君云得觀寧武道
會也者蓋以其人如此云得觀寧武道
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得觀寧武道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八

太原府題名記

余至太原之三日取郡下若干

人問遠者則有刻之碑且陰者儀門之壁不
覩余曰何也則有刻之碑且陰者儀門之壁不
已盈則陽其陰以續之而陽遂陰矣余曰何
陋也謀置續石未逾年而石成則陰矣余曰何
名而還其刻將成宜有言以移新石並置協恭
堂之左右刻將成宜有言以移新石並置協恭
稱繁劇者何也轄州縣廿有八重衛所不
與焉則太原專理也外三府四州有重議大
獄不決者當司事關一省焉其諸太原則太
藩及兩臺二司事關一省焉其諸太原則太
原之兼理耳守臣職在問疾苦煦養而太
息之稽賦稅以調劑之無事則民化作新之
原逼近三關與虞爲隣而事則民化作新之
警則徵調四出且偵守而疲民供食垣有
爲計遠近盈縮則遠之原模也守以兼戰者一
爲之柰何曰近者遠之原模也守以兼戰者一

就理而諸然所措及畫所兼可推之不一省又事至歛
舉廷者餘所後及畫所兼可推之不一省又事至歛
之田及遠晉陽之稱四保障也豈不且紛無恤哉
安能及遠晉陽之稱四保障也豈不且紛無恤哉
第令不寬繭絲之垣以即保障無之由也董安于
變至矢與兵悉取諸宮中居常不務休養人
民薄賦減役為綜理網中計一不有警民誰
與我且太原奚止為全晉首郡哉太原而南
號稱腹裏不為備不障太原則東逾太行直
走恒陽諸郡自雁門西趨中原若建瓴耳方今
虜酋欵貢東自雁門西趨中原若建瓴耳方今
難常恃三關中原諸處重也余才識庸淺
早夜懼計無所因勒名並識之求助于庸三
兄弟且以告嗣守茲土者

吳同春

三功祠記

三夫功祠食之巡撫萬公驛傳郭公與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十九

肅皇百世祀者鎮晉撫之三晉有經文緯武安內攘外績
烝嘗者也攷之嘉隆之間萬公以壯猷鉅望

可皇百世祀者鎮晉撫之三晉有經文緯武安內攘外績
暇覽論去日扳轅赤子相與尸而祝之宜矣
若郭公則專督驛傳所職者輿馬置郵之事
先大夫董學政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非有建
牙授鉞之寄開府專制之權也乃與萬公蓋
繫去後之思合祀一室若同功一體焉者蓋
三晉表裏山河夙祀號形勝為嚴密自正統己
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守藩籬既撤與虜
國已之嘉靖壬寅虜寇太原成丘墟從此始嗣
隣矣嘉靖壬寅虜寇太原成丘墟從此始嗣
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墟從此始嗣
皇初服丁卯虜酋俺荅張復謀大舉以
太原殘傷入無可掠奸民趙全等省城以
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且土城卑薄易破
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眾決驢皮壑口

此關	肖在	口夫	事之時	後之	為功	其額	相與	矧吾	定國	城守	行晉	與內	皇瓦	太原府志	不引	變而	都慷	脯懸	避出	獨當	分派	獨不	衆而	晉國	至主	欲挈	聞虜	夫與	藩臬	萬公	分道
邦城	幼人	吻郭	之之日	輿興	功一	額曰	與擇	吾儕	國與	守不	晉士	內城	瓦解	卷之二十三	返去	而纖	慷慨	賞庫	出庫	當南	派軍	能銳	而此	國亦	至亦	挈陷	與郭	臬諸	萬公	分入	
之守	侍沒	間公	日惠	情合	以三	曰地	擇地	小能	與能	不嚴	民關	等者	誰明	湯嘗	金未	悉身	罰中	關中	一乘	民乘	守此	乎誠	怖懼	不寧	而石	郭公	大夫	萬公	分入		
人得	先世	難矣	功成	祠履	功祠	祠貌	祠而	賴二	民捍	以內	謀日	年先	之施	亡對	湯嘗	具先	以諸	一乘	面陣	登陣	傳不	寧先	訛衆	言益	州衆	守齋	代報	萬公	分入		
全輒	夫忘	見迄	而感	崇報	應變	以安	祀之	公保	災禦	皆垂	日虜	先大	也虜	恙壘	衆變	辦卒	與便	宜宜	士置	舉內	皆陣	遠與	先大	流危	傳懼	或內	觀相	萬公	分入		
城咨	每豈	心垂	者易	報之	意保	安境	常奉	又者	患皆	魚南	肉南	與郭	退大	衆變	綏敵	宜宜	禦侮	侮者	靡不	發金	內城	寇然	郭公	夕欲	或內	携相	繼出	萬公	分入		
為嗟	談可	直五	難忘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若綏	敵宜	宜宜	砲外	火又	以發	夫城	先大	者吾	撫衆	夜屋	驚徙	洵惟	萬公	分入	近郊		
幸嘆	及以	道十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更令	偵我	者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遂息	石音	古年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生封	我者	靡不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侈為	州笑	今晉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所豕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以地	破貌	一人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不長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為方	之為	猶津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至蛇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功恨	不慘	遺津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於隻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而	不慘	遺津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倉輪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	不慘	遺津	為大	也然	境安	處順	萬公	情不	禮不	矣關	祀已	公城	南關	七十	有靡	不備	隨中	機觀	軍錢	聲市	大酒	不夫	驚徙	四去	或頃	萬公	分入	武			

列於東城天妃廟先建於西湖景水晶宮後
移於東城下街重加創建順民僧主焚地於
老城邀拜祠城街重感愴因順戒僧聊以備
南城外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主焚地於
功既成撮其書庶有采焉若先夫聊當日備
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若先夫聊當日備
械樸作人與二公生平過化則尚論者人
人能言矣懼言之為駢枝也萬諱恭別號人
兩溪江西南昌縣人嘉靖夫辛丑進士郭諱
斗別號麓池雲南人先夫辛丑進士郭諱
峰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焚燒
地若干畝坐產段至載在碑陰

陳長祚崱嵐道兵備

三功祠記序

徵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
隆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一

不給內復苦調停之波臣响沫即頽尾忘
惠晉令筭而于郵傳諸徵調幸天頽尾忘
勞始得一甚厚亡何而萬公去奔命也者
造福于晉甚厚亡何而萬公去奔命也者
石州之禍作矣噫嘻以萬公去奔命也者
張之虜人洵懼其勢殊急而民不絀寄方
于城于陳郭兩公乃其避之陳公所督者學
政也藉令託詞校士而避之陳公所督者學
郭公且不以安社稷利國而家事去聞之
夫亦有規事宜擇利便而後動乃公之毅
間亦規民事宜擇利便而後動乃公之毅
率諸士謀去所解畫在按紀守之毅然身
虓闕之謀去所解畫在按紀守之毅然身
悉望風解去所解畫在按紀守之毅然身
公易為陳郭兩公難而為陳公尤難
者崇祀春秋血食萬禩固其宜也
曰余耳父老談歛身任之前田禽利執金
旅之寄二大夫寔身任之前田禽利執金

增險于苦心學哉使禦者災所患稱樽而折其運籌有且
壹稟于督耶既而解辦功居多焉予聞有民
安樂者則當時保全之靈千公百萬之郭不
陰德者必有誰之報賜生今陳公與萬木
肉于虜者伊誰之報賜生今陳公與萬木
公並祀名宦矣然曰萬郭之後未見大發其
祥惟是陳公有子培所先後生者來觀兵其
樓煩從三公老之請移祠南郭勒貞珉以紀
其績是謂得能子而益彰者乎第大施未
竟佑啓後人垂以銘旌行且懿鑠國史于
不朽區區者抑以侈晉乘可也

唐公靖推官

適晉紀行

齊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寧郭驛三道

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
禾益茂嘉樹滄鬱居人引泉水為溝以灌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二

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乃善驛四傍裁白楊
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
易也自是以始入太行亦復有險界之愈貫
而上窮至碗子城為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徙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
又復數嶺回顧雲氣爭長俄而盡楚鬱紛
吐蒼翠日色與雲爭長俄而盡楚鬱紛
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
至誦唐人狂晉河發皆向北號儀風雨自東
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憩民居久之以鼓不
發上苑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強
甚窘抵星日黎明初鼓發夕涼甚五鼓不
成寐初九日黎明初鼓發夕涼甚五鼓不
表曰孔子迴車處趙殺泥濘益甚未臨河而
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臨河而
州飯太行涼如前平得小冒雨發抵樵村高驛
復小雨夜涼如前平得小冒雨發抵樵村高驛

平處也後飯長平驛即秦白所起坑趙傍卒四十萬
人尚得銅鑌如綠玉築甬道此而北為長子以
地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
至晉卒四萬人為一萬人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
力合而為一又當以死士心決鬪猶可併
道軍一糧垂絕於饑相食十十五不軍
幾萬一因循至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
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
至河內發男子十萬與之命馮亭之巧而成
發晉陽前郟未傳五萬人命馮亭之巧而成
之拙也前郟未傳五萬人命馮亭之巧而成
之上者平原君四馬而稍暝復小抵長復
子下險阻可三服里而稍暝復小抵長復
晉陽毋論繭絲也十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安王如
守宮用來謁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至
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至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三

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
雨驟降道幾絕岵嶮輕輿中見數足蹠
跚旁皆絕壑日乃知浮海帆長漳河宿禿亭道
以危身借快日不也薄暝渡漳宿禿亭道
驛舍三日凌晨發午沁州又四里小憩
舖舍大雨忽復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轟
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
雷又似蒼虬吐鬣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
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上括一門陰
步九退時丈行絕躋間壁直上可捫陰
壑數十百丈大如蜀左道竭力爭而下陡
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絕道竭力爭而下陡
以之抵漲不鋪且暝矣視前更十里為西
塘河驟漲不易涉顧視前更十里為西
不受雨而民居易也顧視前更十里為西
霽乃决策棄行李挾其數佐能容幸而前小
凡數渡水始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靡導騎擊
數千金鉦洶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靡導騎擊

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腹矣因買昇者
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行里許復束燎
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以更左輔奇作號呼
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輒許道差寬而踏
武壘粉度不勞可卻奮而上輒里許道差寬而
店驛候以火亦從者稍察其容皆將二鼓矣
自勞且以勞從者稍察其容皆將二鼓矣
晒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夕雨不止高山
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崩
絕雲中為瀑布為澗沿水而北泉聲益奇
束流為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
自是山皆石骨矣第西塘不啻類之凡右
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右
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
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申鼓抵徐溝縣
飯盤陀驛山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
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四

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
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
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為七百餘里有
山者其中噓為澗善旁稍高為道稍無非
地則為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為城邑
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中
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
原四塞天險其西南出澤州平定北出州道
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以次大關為一
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山以睨輒作
樓朱榮高歡李如也葬蒼有氣槩朝趙襄子
爾莊宗劉高祖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後
李張孝純最高後下即用基業劉繼元最
平罕之雄強而後下即用基業劉繼元最
粘罕之雄強而後下即用基業劉繼元最
偏陋而瘠其口無所不縮韞志非帝王都會也
十六日履任

王世貞

原學示書院中諸生敘

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謂子學且習者安在遂
生後儒妄議然繼之曰弟學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有餘未嘗廢乎詩文
弟子之學不可知耶忠信而固又曰主其論
重則不威也學則不猶耶小者也其論君子
不可泛然也忠信而固又曰主其論君子
猶其泛然也忠信而固又曰主其論君子
乎其問生成之人則曰利學思義不見危授
乎忘其平生之言成人之利學思義不見危授
而論語十哲也夫君子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淵非論語十哲也夫君子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則曰克己復禮而博我以于非禮勿視聽言
動至淵自敘亦曰博我以于非禮勿視聽言
賢之學不可知耶夫君子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淵猶子門弟也耶夫君子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五

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而識之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嘗廢乎聞見也弟實不學如君成學大道
大聖大行兩端入之實不學如君成學大道
惟孝弟謹信也入之實不學如君成學大道
事利也危知也博以知也與授命行也
見利也危知也博以知也與授命行也
求行也多聞見未嘗博以知也與授命行也
學盡是矣果有難知難行以言者動為粗迹以
姑舍是矣果有難知難行以言者動為粗迹以
利之末節以孝弟為常行以言者動為粗迹以
脉之務若曰六經註我物而六經又曰精致
可知其為徒者六經註我物而六經又曰精致
何行廢六經而妙悟何由顯內而遺外語知
遺行廢六經而妙悟何由顯內而遺外語知
為多事而象山陽明也為聖賢所論之學蓋
知學而實非學矣何也為聖賢所論之學蓋

近夫知人可能後儒以論之學人且遠非其徒
欲人不知不能乎愚故因書院之建而為罪
學以示諸生而思與諸生從事也信夫子
愚蓋信夫信其自異於夫子者也諸生其
而不敢復信其自異於夫子者也諸生其
愚言不

魏允貞

復古指南序

永春縣事會城之明年有大計之役
旋會諸上官區畫諸事宜悉如農

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擧而歲事稍豐于前
犯法而輸賦易于是覺搶攘之日較少于前
間進諸士而月試之詢以風俗之嫩愚夫
理之緩急諸士謝不敏而委諸紳大治
于是就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予自
惟是就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予自
則忘善瘠而猶閭室也竊聞沃土之民淫淫
而淫心舍力士之溢僭差俗敝矣若之何復之勞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六

諸大夫其有以振去奢崇儉長厚之經也惡儉
即奢耗之有風也去奢崇儉長厚之經也惡儉
君子不務蓄積也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會
間叩其家無有也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會
織而習于無有也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會
而城東聖母會則男婦并肩而駢集
昏而兢裝宴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如驚
居喪有僕僕之會苦無戚戚之容竭其筋力以
供無益之費而家遂濫觴然矣始猶天潢之裔
席寵且靡而今遂濫觴然矣始猶天潢之裔
由亦且奈何哉永春復請曰所息數事請無
自今與之更始不從吾令者能抵之也束之有
瘳乎顧不移風易俗非吏之所能為也束之有
法而民不適滋玩耳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
于已然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然禁
而笑曰有是乎君侯之可喻民不知化也夫國
奢示儉國儉示禮禮之喻民不知化也夫國

禮然則風正俗美在此一舉矣朝集禮是退而取不儀
至攜交際凡十欸明白簡易而載焉自冠圖俾
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謝之矣書成惠永春一
冊且以問名于夫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
棄而發予之覆也夫風趨愈迷乃唐臣澆訛民
搖搖如適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澆訛民
彝魏徵千言古今升降之效矣令未始不可復
從也則此書為之亦既效矣于是有借名曰復古
指南諸大夫復為古公府之于是有奢爾
則吾豈敢第吾儕為士民表勿先蹈于奢爾
矣

東臯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勳字無功太原祁人

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北始家河
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北始家河
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七

為莫逆之交陰陽數無不正字君性簡放飲
孝悌廉潔舉軼高第除書正劉伶與閉戶轟
酒至數斗不醉及五斗先逢以類酒德頌
飲因著醉鄉記及舊斗先逢以類酒德頌
云雅善鼓琴加減步當時及山水為字知音者
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山水為字知音者
笏非其好也疾罷乞署外職除楊州六部合
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下亂藩部
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
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門前託以疾輕
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南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楊州六合縣丞待詔下省時
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曰待詔祿武皇
千牛謂日待詞可樂否君曰待詔祿武皇
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可樂否君曰待詔祿武皇
君之故人聞之曰三升醞未足紓國公
先生判日給王待詞一斗時人號為酒學
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

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求樂府史
革以非士濁天授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
司士庶清職不授君月而焦死妻袁氏飽
且耻柱下卒授焉數君嘆曰天迺不袁氏
聘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精悉兼清流君
送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清流君
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精悉兼清流君
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清流君
狄已來善為酒一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
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車君歷
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十頃稱著無沃心渚又
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著無沃心渚又
有隱士遂結廬河渚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
與相近遂結廬河渚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
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磬石地頗顯敞
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致祭以焦革
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故坐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八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松高君往來不絕君又
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
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則笑曰汝輩
晚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
不酒店動經歲月或往觀八終於家時年若
酒詠並傳於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
諷臨終自剋伐貞觀八年終於家時年若
于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
所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
又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呂才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主憲不朝海內又安

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
獨長沙李太師石淙楊太保為冠太原喬
莊簡公故嘗受經二人先門稱高弟子退而
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文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七十九

介	間	詩	時	之	公	傳	三	降	偉	不	則	子	太	大	伯	下	稍	建	已	也	復	將	而	先	於	從	用	借	進	記	大	伯	喬	銓	辭
胄	士	賦	丞	一	家	易	十	時	長	佞	謂	甫	宰	司	安	偉	不	白	以	嘉	建	相	不	幾	數	容	云	以	不	咏	川	出	公	衡	甚
迨	大	四	崇	二	室	名	又	雨	色	及	大	髻	相	馬	諸	其	軒	聽	靖	社	伯	敢	伐	百	調	而	相	為	題	以	入	之	者	著	
後	夫	卷	明	歸	則	予	五	山	毅	公	王	而	過	不	公	去	舉	公	初	稷	安	動	謀	千	會	重	貴	名	廣	兩	自	大	自	喬	
習	習	奏	聞	而	歸	葬	年	川	然	未	父	侍	從	視	公	奉	國	推	之	業	蓋	公	抗	里	寧	者	倨	之	其	都	喜	臣	喬		
公	文	議	而	謀	之	又	而	出	而	嘗	曰	公	驩	大	望	是	而	而	天	縛	前	是	死	外	約	事	比	海	屬	意	八	為	風	公	
留	者	及	捐	梓	血	三	今	雲	方	不	翁	進	甚	王	其	而	其	而	子	於	寧	石	請	事	束	起	比	內	又	所	座	詩	業	為	
都	將	雜	俸	行	胤	年	皇	公	溫	津	似	之	公	實	復	所	其	而	進	留	濠	策	淙	大	之	士	以	然	旁	究	輒	事	愈	尚	
事	謂	文	共	之	絕	而	帝	庶	然	津	不	膝	有	佐	起	持	時	所	公	都	勳	公	奸	天	定	大	大	復	之	書	游	益	文	吏	
毋	寡	卷	劄	清	矣	不	錄	幾	而	言	及	曰	鄉	之	即	禮	彬	位	而	後	少	後	第	數	小	司	疑	士	藝	游	業	甚	士	部	
乃	折	鳴	之	簡	糾	承	舊	類	親	之	也	兒	人	際	於	不	彬	少	後	文	士	文	一	立	受	馬	喬	延	八	輒	之	其	少	郎	
謂	衝	呼	役	之	其	乏	德	若	親	也	先	異	林	而	所	能	朝	保	文	士	侯	第	息	子	受	贊	公	頸	法	搜	暇	歷	年	佐	
公	之	即	集	孫	遺	晉	加	蓋	傷	貌	子	日	宗	而	稱	勝	寧	為	士	之	侯	一	於	以	署	留	文	而	喜	奇	多	卿	目	其	
木	略	成	凡	世	文	臬	贈	喬	詩	頎	居	庶	之	也	長	新	大	之	用	伯	第	功	其	奪	守	士	望	延	說	幽	遊	寺	之	長	
强	推	憲	凡	良	得	首	公	公	云	然	恒	幾	先	簡	沙	貴	冢	宰	可	而	第	西	腋	逆	守	少	下	說	幽	遊	寺	之	長		
持	遜	孝	得	者	十	訪	少	歿	天	而	與	哉	君	公	石	人	後	虛	知	公	第	北	稱	之	王	之	實	後	有	山	常	矣	持	平	

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輩王耶茲集行庶幾

桂子園集敘

庚太原方伯龍池王舉三百二十人

而先生最少甫勝者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

州為吳四郡治兵使路歸知陝西觀察中州

稍遷蜀方伯坐州時善歷下李于猶強仕也而

元美兩先生獨推先生少年以文章自命鮮

所許可而先生獨推先生少年以文章自命鮮

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先生已謝人稍以

太倉在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矣先生與里中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八十

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丘共事茲

土也則委之序夫楨惡能序先生曰外理則求

太倉誦役而生不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則求

事為事而中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求

理於事而障而亦卒不得其妙先生虛心求

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與道兩忘先後觸之生

感天則自見融迹為道與道兩忘先後觸之生

以為政即其所以為意盡而遂止不雕於思言

授於言妙而自工是盡而遂止不雕於思言

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擣拾莫不有法度致味而

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政矣

事各臻其造斂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

重於兩先生也其以哉先生集而成而太倉已

脩文而地序其誰凡相如此此非楨之言而太倉

之指而地序其誰凡相如此此非楨之言而太倉

焉以民向五為行心傳民或為時心痾之則怒睿心感而噫氣生
咎霧厥四罰恒風解曰言貌以視聽為本風不主厥
不睿則氣亂又曰睿者寬其也始愚謂睿非寬也惟
則能四用寬爾今之君子寬其也始愚謂睿非寬也惟
後稍嚴急也則思非睿也蓋視不嘗不務寬而惟
四境之欺解不導窾而患髓視之格臨之虞
卒然而咄嗟取辨怒其不捷也皆寬所從失
也譬之風颺舉暴發飛石撼山使三辰迷次
而百川倒流威則深矣化之紀亦遠
乎吳公究心名理好深矣化之紀亦遠
咸有一德加惠我民體睿則寬非苟焉而已
閭閻少嘆息愁苦之聲而大塊之噫氣於是
焉平宜乎一禱祀而風伯効靈在政耶愚順也
或曰今環數千里又風伯効靈在政耶愚順也
之曰千里惡一也無諉于適然而猷為措不注
政民之好惡也無諉于適然而猷為措不注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常恐傷之知風之自體異而入深使吾德成
條暢祥和常與天之喜氣相接是幽贊默成
之道也故成湯罪已而旱回姬旦郊迎而有木
起景公暴日甘雨來宋君引咎熒惑退古有木
蝗不入境虎北渡河者用是王道也郡公之
禱為知本矣

喬侯德政碑記

者善不善耳器誠利何憂盤錯何易在治之
險夷偉抱通才誠銳意興理將隨施輒效蓋
桴鼓影響則不足喻其捷也彼閭自治携體
闐茸隳功則以刻轡傷雅是彼先自治携體
望民之我思哉喬侯諱允升字吉甫別號鶴
臯河南孟津人起家進士出令聞喜甫以治
第一移太谷官郭障民於茲澄武競趙謨白月
矣太谷鄉官郭障民於茲澄武競趙謨白月等
闔學斗生員王珂白松鶴郭允興郭尚政乞言
耆白斗生員王珂白松鶴郭允興郭尚政乞言

於余則余惟太谷非昔稱難治之區耶俗侈而
踰制則繩束難士驕而敗度則陶鎔難毘排
而健訟則聽斷難綏左如少水投石上與下
解難誘也如焚絲之弊決從來始矣甫下
百相不設城府忠信明決洞見始矣甫下
春容不設城府忠信明決洞見始矣甫下
卽加意振刷政務耐泉之便者以資灌漑
不便者次第釐政耐泉之便者以資灌漑
樂平之徭以寬民力定婚喪之儀以崇儉
嚴歌舞之禁以防淫汰給織紉之資以周
用設賑濟之法以恤民窮冗革約之訓以
勸懲申保甲之條以息奸宄拘攝之役以
除橫擾黜吏積狡盈戒舞文且也出納
允杜侵漁也積狡盈戒舞文且也出納
安流離也勸強也邑乘昭文廟貌重
懲告訐抑豪強也邑乘昭文廟貌重
化也禮隆縫掖者循禮驕者戢容也
士訥訥嚮風侈者循禮驕者戢容也

太原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八十二

輕俠者斂迹屏息兢兢惟權三尺是懼
善政善教有更僕未易數者茲去也羣黎
姓覩甘棠而增感勒堅珉而繫思豈其驩
要結乎哉余考兩漢循吏首稱龔黃文翁
一以重農稱一以弭盜稱一以隆學稱
各擅一長猶頌聲至今布方策况兼衆美
異日太史氏傳循良以風來禩知不在龔
下矣豈特一邑見思哉風來禩知不在龔

呂仙自傳

呂氏有仙也。有跡已傳於世久矣。諸子悲其未直門。而又索余執筆以爲之傳。然余之達諸子。與諸子之達余。皆非偶然也。故不曰月祥。乃直述曰。余本唐之宗室耳。名瓊。字伯玉。配金氏。有四子。長曰甘。次曰大。次曰豐。次曰元。余少時。有相士。常相余眉稜目潤。鼻骨隆平。頰長。面清而潤。鬚茂而疎。真儒者之氣。相化山林上子。則當利事。太陰下二字。當利事。二者皆不主也。獨十在。躬行通息。自廿田中出。是通息仙。非凡庸比矣。時余乃未悟。及思余十歲。能子氣十五。好劍術。二十。印名。或十。於。且。授官而。惟。以。任。化。人。美。奴。之。正。有。者。也。以。假。少。長。之。借。榮。也。以。假。於。是。旅。短。夫。相。名。之。如。人。身。其。相。名。也。不。示。示。原。有。日。月。當。空。之。神。凡。我。同。宗。能。之。者。咸。遭。之。者。亡。余。且。甚。恐。是以。棄。而。子。而。攜。三。萬。流。移。於。此。上。第。捨。時。惟。兩。心。故。更。其。姓。曰。呂。因。在。山。居。故。爲。其。名。曰。巖。又。空。洞。中。故。聲。其。字。曰。洞。客。且。及。而。亡。而。一。身。故。編。其。名。曰。沈。陽。子。想。現。乎。宇。宙。之。間。等。微。於。煙。霞。散。之。外。耕。於。山。第。暮。播。過。借。時。方。壺。觀。圖。時。遊。十。洲。玩。三。島。雲。乘。鶴。馭。奔。喘。託。吟。而。切。在。富。貴。之。權。勢。危。之。穴。嗚。呼。不。之。在。余。之。心。矣。於是。旅。信。夫。相。者。之。如。人。身。其。相。者。也。自。今。之。田。唐。而。重。代。而。宗。而。金。而。元。而。明。世。代。不。變。其。大。意。而。艾。而。耆。而。老。而。耄。而。則。而。厥。壽。數。已。歷。半。十。文。遊。仙。得。仙。之。言。是。自。是。而。言。臨。矣。

丁巳六月十九日

謹